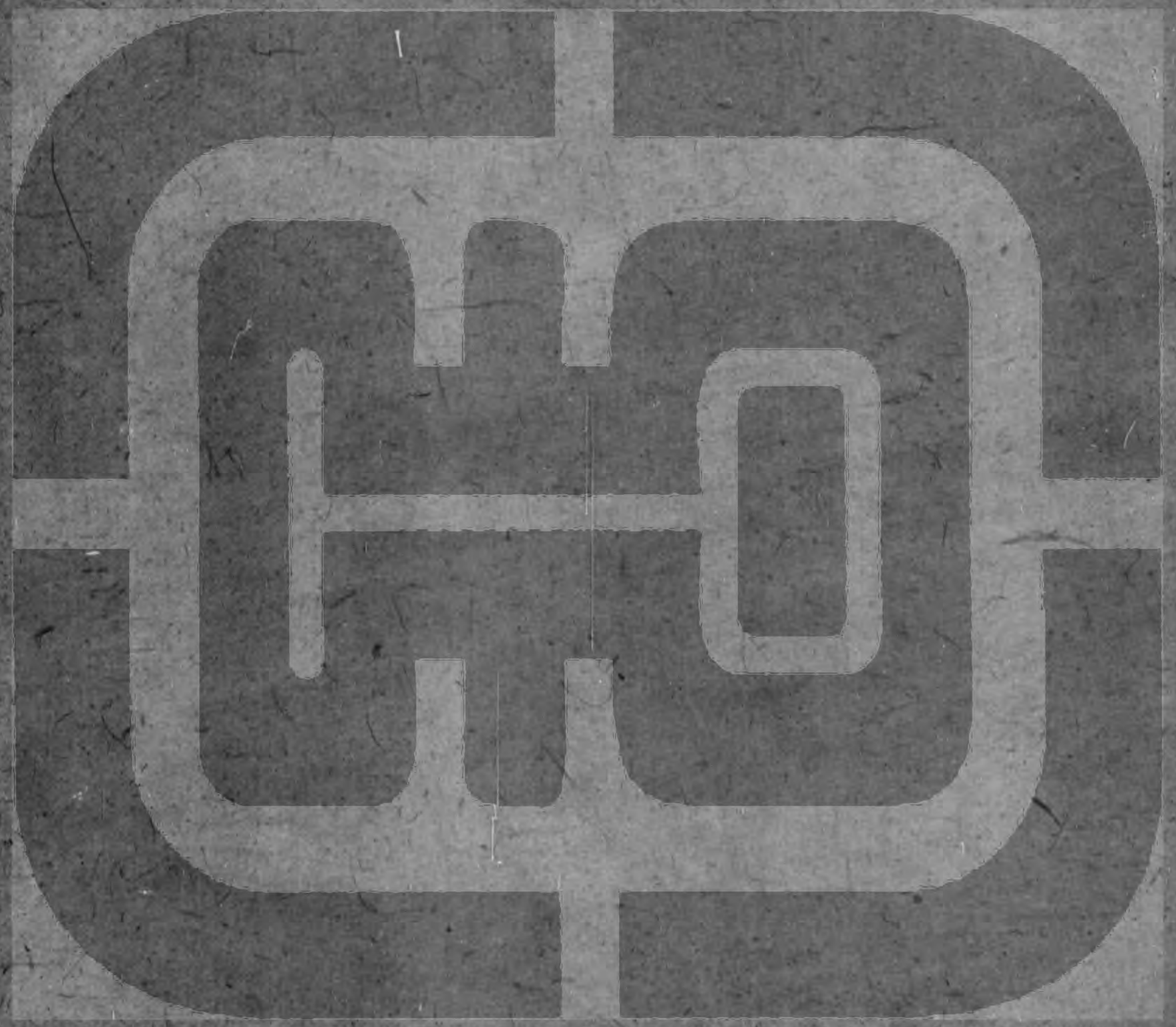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內閣陳王强愎

土木之難當時于公帷幄之功為首而陳廬陵次之然廬陵之牧橫有不可言者而一時臺省之臣數能與之抗蓋當時閣臣體勢尚未甚重故也初廬陵聽家人子言俾告其原籍泰和民强占其塋妻墳地因而謀殺守墳者巡按御史

周鑑讞之坐其家人子以誣當徒廬陵遂上疏言鑑常學春秋於安福縣其監試江南安福之中式者二十餘人以故斷理多枉又善故欽天監正罪人彭德清不宜處臺端且泰和縣官入覲啣已餞贐之薄故相率而抑臣家人子下都察院請以公差御史王豪便覆覈之明年豪所覆循奏皆虛遂劾廬陵以腹心元老　恩寵殊常當忘身殉　國仰荅　殊造乃以丈尺之土欲入平民土豪之罪以細微之餽欲陷縣官貪汙之條又巧飾重情誣罔御史乞付法司明正其罪　上以循居京年久里閈事不能詳知弟信家人傳言以奏　詔勿問廬陵復條豪奏以為誣已且言其護僚友周鑑之黨如漆視　聖旨丁寧之說如風且豪居京多與安福豪族仕者同巷故相庇護乞　敕法司重究　上乃曰循既累奏寃抑法司其再從公理之於是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劾奏循欺天負　國恃寵狎恩豪橫鄉曲欲吞併其墳山暴虐貧寒輒強占

其土地周鑑執法不屈反羅織以快私王豪勘
私不阿又支吾以文過謂　君可罔謂天可欺
謂　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
足恤法當究治罪所難容　上曰爾等言是陳
循歷事　朝廷有年其宥之聡等復劾十三道
御史　頤等知而不言為風憲失職請令頤等
回話尋宥之觀一時之疏與　旨如此盧陵寧
可復靦顏在位耶無何盧陵得王豪過其鄉曾
有受業師死以廩米易牲醴祭之遂復訐其事
於都察院謂豪低價買物復於立　東宮詔內
開風憲官被訐狥私不公曾無忝奏雖經赦宥
皆改外任蓋為豪發也豪由此當改知縣御史
文英言訐風憲官者豈能皆實若不究其虛實
即罪而去之不惟怨佚思報者無所不至而政
事之大臣下之過無敢言者矣下吏部三法司
會議言風憲被訐宜審實方與施行詔謂豪小
過不足究與復原職史猶謂豪居平頗縱恣獨
以不附盧陵為士論所稱而前委勘官泰和巫

張存正坐以贓斥為平民矣

景泰七年八月大學士陳循王文言臣等考得譯字官劉淳馬珙二人其文中式發送試場俱無登榜與舊例不合乞治少卿劉儼中允黃諫得　旨取人舊制提調等官何不遵守儼等從實回話於是儼等言才識短淺鑒別未精或有遺才狥情作弊實所不敢得　旨姑宥之文乃復上疏言臣子東鹿增廣生員倫三場既畢誦其所作文表論策皆行文通暢辭理詳明以為必中前列及至開場無名令人於順天府取硃卷閱之第一場文字止有三篇餘者不讀第二第三場全未通閱止有同考官教諭姚富批云此卷平平亦可取但本房好者多取之不及者解額所拘也儼諫略無一字批斷且中式舉人文字不如倫者尤多有　旨令吏部取中式文卷與王倫文卷會翰林院六科十三道重行考斷定其優劣以聞循亦上言謂試錄累有凶惡犯諱之事如人欲自絕傷於日月易題故犯

宣宗御諱策題則言正統有無等辭論題本出
周書與永樂七年洪範九疇論一體致使習他
經者皆不能作又　朝廷命續通鑑綱目未曾
成書寰宇通志未曾須降皆不當以此出題而
所答策亦多凶惡犯諱之事又聞劉儼目昏至
晚不能看卷而臣男瑛卷亦在不觀之列續奉
旨禮部取陳瑛文卷通行考較以聞禮部會同
大學士高穀等驗取中徐溥等一百三十五人
卷有優於王倫陳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及
看第六名林挺硃卷全無批語墨卷多有改字
筆跡不同恐有情弊　旨謂劉儼等考試不精
罪不容逃但無私弊俱宥林挺并該經考官俱
錦衣衛獄鞫問情實以聞王倫陳瑛明年俱着
會試於是王文以老乞休不允六科給事中上
疏引范質戒從子
　韓億為相子維不應進
士謂循文祗為私謀不恤　國體乞加逮問或
賜歸田里以昭平明之治　上曰覽爾等所奏
誠為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國之老臣豈

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其姑貸之諭旬日大學士高穀自言不敢為者欺國之事不敢萌者朋比之心畏名紀于尊卑恐禍生於延蔓通隼以来眼目昏花手足傷損出入早晚寧無不測之虞計議論思恐有難防之慮因茲愚直致彼嫌疑況臣子幼身卑孱孤援寡設有中傷無辜受害乞罷内閣職務專領翰林等官修宋元通鑑綱目書完日仍乞改調以保餘生蓋嘗面救儼諫不直二輔故也　報曰卿持敬之心嫌疑之情朕已具悉但館閣之職正當用賢不允所請今後尚加秉忠直以全名節夫是廬陵東鹿者觀此二旨不慚媿入地乎哉

内閣相侮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為貴溪所狼籍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款至前一日而後辭則平所徵集方物紅羊貔狸猞猁熊羆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啟

齒又次揆諸城為從史則曰吾以某日赴赴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畧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又云貴溪之再相而至罷垂二載每閣中會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飲器用皆用金與其日共案而食其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共案相對未嘗以一匕見及也

貴溪後嚴嵩第十二年其成進士時嚴以編脩同經房試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為尚書曰稱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楊張桂之隙

少師華蓋楊相以宿望元勳居首揆而少傅謹身張相後進挾寵時時凌之楊憤不能平令張上疏請宣諭內閣以絕讒邪清政本謂三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汙無耻習以為常復以閒廢有隼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

懲創前非来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内閣之地雖重内閣之人品甚輕且閣中一應事務不念公家之急虚心轉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臣自　簡命内閣一切隨習竊欲革之而未能嘗奏請嚴私門之禁絶請托之交凡臣之所不為皆人之所不便故鼓動讒口設為陰擠之計不陷臣於危疑之地不已也伏乞　聖明嚴加宣諭令各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以縱讒若有執私壞法怙終不悛者請悉加誅斥蓋所謂去而復来者指故相費公宏及楊也懷奸設險者則專指楊也　上報曰卿所奏朕已知輔臣調元贊化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朝廷倚畀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托魯詹東事黄綰復有譏刺楊公語楊意張公使之乃上疏乞休　温旨宣諭入閣復疏謂臣與張璁同在内閣原未有隙比聡為

聶能遷所訐憾臣擬票太寬奏請　宣諭內閣以絕讒邪諸指謫意陰詆臣伏蒙　聖諭俾彼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震懼無措臣在閣每事必推讓聰　聖明洞察何敢娟忌方聶能遷奏下臣思聰常言昔議禮為衆所嫉獨能遷深相結納多得力不知何由失歡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　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事理固然豈有他意若詆毀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將蔽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聰親也聰欲用為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可用臣隨告之尚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乎浩乃謂浩為臣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偪倭寧波地方失事與守巡官張芹朱朝陽俱被勘治去秋聰署都察院事以前處分太輕參芹與朝陽降級而浩以專職獨不及焉此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聰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與抗其餘大臣願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

遜勸之璁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璁同鄉故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頃為少詹事補經筵臣以其吳音未合進講比璁欲用為吏部卿貳又欲用為南京鄉試考官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意亦陰詆臣以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唯　皇上憐而放免之俾得遠憎怨保餘年不勝幸甚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知久矣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寔為天下卿若果於一去是慮國不如慮身一清復恐懼上疏且謝且請　上固猶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處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楊公乃復視事而少保武英桂相與張去之會張所厚善武定侯郭勛撙營務大為奸利言官論劾罷之　上有諭楊明謂張寔私之不可聽給事中孫應奎疏言楊雖練達國體而

情多尚通私其故舊此可與謀謀難獨任也張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猶餘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夢以梟鴟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後言官政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幸加鑒別以為去留　上是其言加砥策而於楊皆褒語楊乃上疏辭謂臣等謀議政事看詳奏牘協心之見固多齟齬之患不免或陽諾陰阻莫測其端或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遜避多務包荒負國之罪實在於此　優詔勉留之張疏辭則報以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桂疏辭則報以卿質性寬迂因致物論宜加脩飭以副委任楊復疏辭言令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蓋皆陰指張桂也復　優詔留之桂復上疏謂　陛下赫然有為百年宿弊一旦請釐革之此迭臣

建白該部議擬　陛下裁決臣何所與而弗便
者乃側目切齒陰嗾於衆曰某事某建明也某
人某擯斥也搖動群情交煽飛語文致以近似
之迹傳會以曖昧之言拙以謀身不無形迹之
可避踈於接物不無背面之不同禍機藏伏待
時而發猶且抗直任愚曾不覺悟今言者果以
輔臣專恣獨歸臣身以此為罪臣復何辭至謂
臣能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則臣實恐懼脩
省莫知其何所指也臣何足惜獨上累知人之
明傷　國大體死有餘辜乞許臣去生免顯戮
死得令終幸甚　上曰卿讀書見理但所行事
亦須共協商議勉詢公論合於事情庶前日之
忠不為自負不必深辨給事中王準復以為言
上報聞於是工科給事中陸粲論璁蔓罔上行
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讐謂璁雖狼愎
自用執拘多私其術猶踈為害猶淺桂萼外若
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
獸犯者必死且摘其實跡以聞　詔責二臣頓

失前志肆意妄為負　君忘義自取多愆聰以
原職令回家深加省改以圖後用桂等革去散
官及學士職銜致仕而責絜不早奏令法司逮
問尋令聰馳驛居二日　詔諭群臣明二臣功
罪併逮準又八日詹事霍韜上疏罪狀楊一清
而為張桂申理且以絜為楊所嗾　溫旨報聞
乃上疏力辯亦以　溫旨慰留而又五日特
召張復入閣楊乞休不許張既入閣韜復上疏
為蔣解而攻楊　詔以楊居內閣輔臣之首乃
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耆
舊法司即會官議責處置尋　詔桂復原官致
仕法司參疏　上報曰一清歷侍　累朝舊臣
重望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身任大臣不
顧名節恣其貪婪深負朕懷眷之意法當追究
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聰以為涉嫌三疏奏朕
寬處令屈法從寬一清着自陳初法司會議上
疏　上諭內閣曰朕惟一清累朝耆舊朕素禮
待未可以群臣比況當維持倫理亦與卿聰等

相信同心輔朕乃今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贓跡顯著特以大臣故下九卿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其近君但為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今當正法而使之警卿曰一清得罪情由臣曾兩擬以聞聰乃上疏引卿聰必嫌干預此卿鑒其奏請 皇上寬法處之以道茲諸臣覆奏未見 聖明欲採公論下廷臣伏讀三思豈惟奉 宸斷重煩 聖諭下頒臣伏讀三思豈惟一清感愧臣亦感愧不勝竊念議禮之初一清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稱為正論以釋群疑及臣同席書等被 召一清又嘗為書勸席書宜速北上以定 國是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之一言所助亦不少矣伏望 聖恩體念一清功過所宜相準特 賜寬法處之況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寔所以保全臣等也至是 上荅曰卿三為閣臣辯朕知已楊一清昔贊議禮不為無功朕已從寬區處卿宜

安心供職慎勿介懷是非曲直久自明矣卿宜
承朕此意楊公乃復上疏曰臣庸陋衰朽本非
致用之具往者仰承　召用既解邊閫之任仍
叨密勿之司委任優崇衆無與比素昏耗之極
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跡罪狀既著誅竄
何辭復荷　聖慈不即顯戮容臣自陳雖天地
包容父母慈念不過如此伏望俯垂矜貸削職
放還則未死之年皆上所賜上答曰卿累朝
舊臣朕深倚任近乃乞休屢疏情詞切至特聽
致仕仍　賜馳驛以歸一清隨疏謝　賜白金
五十兩鈔二千貫紵絲四表裏衣二襲楊遂去

張夏之郊

行人司司正薛侃上言　祖宗分封　宗室猥
親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為守城王有事或為
居守或代行禮其為　國家慮至深遠也　列
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異遂併出封
乞查覈舊典於　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
一人入京為守城王選端人正士為之輔導他

日　東宮生長其為輔王亦不可缺如有以次
皇子則仍出封大國願以臣言下廷臣會議
上曰侃狂妄奏瀆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
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載何
祖訓所言　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
實以聞侃初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為
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
敬不能堪以　上意方嚮之未有以中也澤以
議禮故結懽張桂孚敬遂以為腹心謀所以傾

言者侃為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
止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懷其藁以告孚敬謂
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出自言
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澤尋語侃張少傅
喜公疏其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日孚
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於言且云編修殿陽
德見其疏亦以為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
交結江西　王府有迹請　上且勿發以待疏
至已而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趣之疏入　上

深怒　命法司會多官廷訊侃備受栲掠不肯
言主者既累日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
曰疏吾所自具趣我上者爾謂少傳則然於言
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攘臂謂言寔使之言拍案
大罵幾欲毆鋐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
令迴避孚敬怒應奎等即上疏言　上併下
言應奎汴於獄復　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
鑾同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
刑鞫于庭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所引夏
言歐陽德皆誣實澤附會輔臣欲以中言也澤
宜重治但薛侃性本狷狂心尤險詐搖惑人心
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論彭澤之造讒
汪鋐之黨惡　上乃釋言出孚敬密疏二示群
臣斥其忮罔于是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各
疏劾孚敬鋐澤等明日　勅諭三法司罷孚敬
戍彭澤薛侃焉

夏霍之郤

嘉靖九年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以議　親蠶稱

旨乃奏請　南北郊分祀及東西郊祀朝日夕月蓋亦緣　上旨也疏上下禮部會官議時詹事無學士霍韜不以為然疏謂　祖制不可輕改輔臣張璁禮官李時不能以道事　皇上奉天法　祖乃徇夏言妄說議更　郊典紊亂朝政變易戎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且考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於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憑據　上覽之不悅責其謬議罔　上自恣於是夏言復條議以聞　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令據古折衷羣議毋得延緩避忌仍以　親蠶禮戒賜　勅獎諭言　賜四品服色韜乃貽書痛責言之悖謬復錄草送三法司倣照言遂徼上之劾韜無　君之罪有七　上大怒曰韜有罪朕貸不問姑加詰責全無悛心顧乃恣逞胸臆非詆先儒譏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罪不可宥錦衣衛枷鎖送都察院從重治罪来說輔臣璁再疏救之不聽韜在獄垂二月始宥復職尋以憂歸十四年言已累官至

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而韜始自吏部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會順天府尹劉淑相為言姻親通判費完所侮會有東厰訐疑言中之上書自白訐言非法事上怒執下獄言跡辯言淑相庇　蹕謁　陵與二三大臣遨遊山寺去行在數十里外臣嘗詆其大不敬以是憾臣且今淑相所犯贓罪與臣毫無干涉而極攻臣實大臣中有嗾之者韜乃上跡謂遊銀山寺臣實倡首以奉　旨免朝若大不敬在十惡言欲以微過抵臣重辟若此且知費宏贓汙累被彈劾言為請謚一不叙及得謚文憲正犯奏事增減緊關情節斬罪且　憲宗廟號豈宜加之人臣會韜所論科道途避大臣事為禮科都給事中李充燭所駁回復跡充燭為言奸黨復及費宏請謚事言復跡辯以韜昔嘗沮壞郊典臣發其私書下獄讐臣已非一日近推南京禮部韜利吏部權不欲往臣正言推之故蓄憤愈熾因訐其專擅選官等十餘罪而謂

費宏輔臣奉　旨舉行　鄒典與席書桂萼不殊　廟號原無廻避如彭時宋濂皆謚文憲且擬謚出於翰林　賜謚由於欽定與臣無干涉相在獄復訐言贓汙數十事且謂其憑寵怠肆無人臣禮宴安私室嘗旬日始一至公署每聞謝　恩遇免朝言必日出方至百官鵠立無不恐駭近　太廟捧　主言高卧不出再煩內臣奔趣七次夏中舉方澤大祀齋宿言以禮臣之首與伊親費完宴飲私第為御史所詰諸事

上益怒　命究淑相主謀者以黜名上　詔降黜一級而斥淑相為民十六年言以少傅入內閣矣黜復上言　陛下摠攬　朝綱政自己出宜無所謂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內閣之臣止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　朝廷大政舉出其手頃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已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臣願　陛下明示中外以二者黜

陟之故其或自閣臣密奏亦宜宣布在廷仍諭吏部以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使天下曉然知威福自　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蓋指言也　上亦不問

郭夏霍之郤

四川遂寧縣訓導肅時芳奏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迹未一非　國家之福宜　召此二人　賜之坐杯酒以釋其心語皆浮誕不經　詔下鎮撫司逮問其罪黜為民廣西道試御史舒鵬翼奏言近歲以來災異頻仍醜虜猖獗所恃以輔翊匡贊者左右二三大臣而今乃不聞恐懼修省顧陰相攻擊報讎芥之怨於必有讒邪之人往來傳播分曹為黨引類藏姦諭詆煽禍此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敕令廠衛嚴加緝訪果有其人明正典法以為保全善類優禮大臣之助仍降　諭二三大臣俾各

秉德畏威同心輔政得　旨二三大臣陰相攻擊郭怨　陛前者令指名以聞鵬翼言臣昨見尚書霍韜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奏疏俱語涉攻訐相為排擠獨以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見凡杖則式之況貴臣近　主久在　陛下鑒觀之中是以不敢斥名者以此　上怒以御史言事自當指實陳奏鵬翼先跡舍糊及聞　上怒以御史為誰却復支調終不明言陰相攻擊之實更是非可否且未經　朝廷處分事情乃敢以傳聞具奏顯有懷奸交通情弊本當重治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已乃降山西布政使司檢校按霍與夏之郤其始以議　親蠶禮不合故自是相攻訐者累數十章霍多不勝而夏復與郭爭權不協以是霍少借以自強亡何病卒至二十年郭以太師翊國公為首班夏以少師華蓋殿學士居首輔　上均所禮重如左右手而其相嫉愈甚八月庚辰夏久疾不入閣理事　上嗤之會　昭聖崩　上問　皇太子服制夏

具疏對誤寫字號　上怒切責之革其勳銜令致仕至九月壬辰入辭迎和門　賜酒餼令還私宅調理俟　命先是言官有論諸勳戚多開店肆賈利害人等狀下都察院覈獨郭最多上猶庇之聽其辯而都御史胡守中故郭所厚也訐其罪狀會奏時巡視京營科道以各工軍役奸弊難理乞　勅團營提督大臣勳臣同泝撿　上允之　命給以　敕勵以非所私便　勅具久不領言官復糾之謂為作奸植黨勵疏辯謂臣奸何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　賜敕等語　上大怒切責之勒其同事尚書王廷相為民於是六科都給事高時等十三道御史董漢臣等極陳其罪狀　上乃曰郭勛受朕眷恩出群臣上不意交結逆囚包藏禍心代官家只此一端罪可知矣朕承　天命以倫序入永天位張延齡謀為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為之令錦衣衛逮送鎮撫司一併究問来說尋　諭衛司勛魯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

即問奏處分於是夏左秩少傳復入閣矣鎮撫
司獄具奉　旨郭勛位居勳舊寵眷非常不思
感恩圖報專一收攬惡棍苦害軍民科刻商賈
拆占庄田侵奪房店擅違成命變亂國法交結
術士造辦龍鳳金山蔑視　敕命抗違不行遵
領情罪深重爾等既已追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以
聞頃之　上復諭法司郭勛先該言官論列及
經坐城御史勘報罪犯多端累　旨令追問及
各該問刑衙門全不遵奉以致情詞截畧議擬
不明三法司即同錦衣衛及科道官查照前疏
會審明確奏治於是給事中劉大實等復疏郭
未盡奸惡變亂朝政凡十二事該廷臣會問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
萬追奪封爵鐵券　詰命覇占强奪店舍庄田
等俱給還原主疏上留中不下蓋　上意猶惜
郭又知群臣之所以盡法由夏指也明年郭庚
死獄　上大怒切罪刑部尚書吳山坐削籍而

其事誠有不偶者千古之禍又烈於田竇矣

夏嚴議河套之隙

以不領　敕下獄矣猶千羅百織夏至再相再羅論法郭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夏以交結近侍官紊亂朝政律俱斬二臣文臣極品年俱六十七下獄俱以明年死郭免極典子獲襲而不獲雪與復官夏遂不免且無子而獲雪復官

翰科道等衙門議上復套事宜略曰虜據套為西邊患久誠宜亟為攘除第事體重大錢粮兵馬非旬月可辦集請先　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趁時糴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粮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酋詭奏討山東搶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跴入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

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心今欲行此
大事一銑何足言祗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
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
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輔
弼果真知真見當詳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
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
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
聞於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虜為患日久
祖宗時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
意今兵力不逮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
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
上所慮者臣閱魯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
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又云此特
大畧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
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之銑以好大喜功之
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
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
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

之命誠　宗社無疆之福臣倫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　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正至厘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效勞為多臣獨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作不力正言於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惟狥魯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阻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允辭

嵩又奏兵部會疏於閣時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即謄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来臣與言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其負不直復覩顏在列乞罷疏入得　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　恩盡忠何復奏擾

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甚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菲才首列班行自與嵩同受　眷知誓同畫辭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多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委罪於臣而謂臣不使干預將誰欺也復套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閱隨即謄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者臣之過於謹密也會看然後謄進者臣與之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謄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也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顯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　御覽即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況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為銑危懼而以此為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能復與列乞　賜骸骨歸田里踈入　詔部院一併叅

看已
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言
虜兵强據險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来即禦
之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
蓄兵養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悉
行停止果虜侵犯疆埸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
伐之威無得推避謨事其銑所請延綏積欠月
粮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為給發至於所奏招
降用間一事非獨可以行之復套宜仍　敕九
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漁虜黨　上曰套虜非
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
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
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
何抶哉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
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亟遣官校械繫至京問
王以旂姑令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
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
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

月其餘事宜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聞已吏部
尚書聞淵費宗等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等奏
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為奏奏事為任意
跡涉强　君及奉　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揆諸
禮法俱違惟　聖明裁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
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
究夏言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
追咸寧侯仇鸞辯跡上奉　旨云云於是言復
奏為姦邪大臣朋謀誣陷欺罔　聖德重傷
國體懇乞　天恩曲垂好生大德特　敕多官
會審實情親賜　宸斷以彰　聖治事臣於正
月二十二日拜違闕廷二十四日自潞河發
舟二月初四行至天津地方忽聞咸寧侯仇鸞
具奏奉　聖旨這奏內魯銑出境軍失事重大
隱匿不報及科索銀兩扣剋軍粮等項事情選
差公正給事中并錦衣衛千戶各一員前去查
勘具實回奏曾淳蘇綱著錦衣衛使拏了牢固
監候不許畏縱疎虞欽此臣聞　命自　天神

魂飛越心骨戰驚即欲面叩　闕廷陳訴復思
仇讐所奏或止於報復曹銑私讎初不為臣誠
上恃　聖明離照中天是非洞燭狗馬賤臣又
不敢於去國之後輒有塵瀆　聖聽及後訪知
為大學士嚴嵩設心計謀裝陷臣罪專欲上激
不測之　天威下置臣必死於非命使冤蔽覆
盆不得復見天日臣於此時若不叫號哀鳴於
君父之前則勢必死於嵩手矣與其求生於嵩
筆端之操縱寧其受　陛下鼎鑊之誅戮臣固
萬萬無所恨也臣舊歲河套建議委係一時識
見昏謬自負萬罪無辭然仰賴　聖諭宣布中
外即中罷議不行同於帝舜兩階之舞唐虞吁
咈之風　聖政本極光明羣情無不允服誠比
諸徂征逆命而後敷德修文考又遠過之矣為
嵩惟當欽承　聖神謀謨之至更不宜與　君
父爭能比議務示誇已意紛紛兩次奏訐又必
欲借此激起事端使臣竟獲罪而去及奉　明
旨處分各當仰荷　天慈赦臣萬死容以尚書

致仕罰罪既加於臣身　國法已昭於天下在臣感　恩當知啣結為嵩得計亦可以已矣不意臣去之後殘忍日甚而情節益增務欲駕捏虛詞求多事端屢干天威必使臣囚首就戮莫可解分其用心悚毒甚於虎狼蛇蝎中外大小臣工無不素畏嵩姦險奇禍中人獨臣孤孽專一恃賴　聖明在上不事防閑二年間惟加慎飯食藥餌實不知臣之愚昧竟以此遭其毒害一旦落井下石而不知自悟也去歲秋間嵩父

恨臣並列父子不得恣肆其欲曾向人語云我有蘇綱一條路不曾斷得又被夏言起用為臣親蘇綱有所營求而致臣本山林棄物誤蒙　聖恩起召由於　淵衷獨斷感激出自望外嵩顧以是忌臣恨臣日夕窺伺其隙而不得萬一以復套一事私聚羣奸潛謀詭計務在陷臣死命臣寔不知又風聞差人於邊方勾引倭虜示約報仇為名分道入侵惟知快已私欲不復顧國家利害其智慧機巧操術隱微多類兵法或

行反間以啓人疑或用文字以証已說或造民謠以為衆論或買偶語以為　心千變萬態不能盡述姑即其踪跡顯著之可言者陳之伏望聖慈示天地之量垂日月之照　特賜哀憐曲加矜察則姦謀自茲畢露臣愚雖可以罔於聖明決不能欺也如陝西澄城縣山崩係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却乃延至本年十月初四日該縣始行具申至年終兵部復套本上巡撫謝蘭然後奏到自来地方極大災傷該縣法當即時具呈撫按亦該即時具奏如何遲留半年直待議套之時而後至仰煩　聖衷憂念因此下論本兵蓋謝蘭為崔元之甥嵩招元同謀以害臣故授以深意互相隱匿陸箇月務在乘機搆害以為策免大臣之由此嵩姦謀造端之徵以災變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一也今年正月初一日元至嵩家計語移時元令四人守嵩中門不容入入此後嵩逐而次上奏元誠有以陰助之一時買求疏言傳播禁城内外謂曾

銑送銀數萬兩買求復套又謂將帑銀饋送臣一聞之心懷不平輒對衆語曰　朝廷發邊錢糧有管糧分守并郎中等官查貯府州縣庫出入絲毫俱有卷籍非是收放揔督衙內可以任情作弊豈可以此誣人使銑有千金必行分送諸處廣布人情使衆論無異雖承行吏胥亦不可遺若銀至數萬嵩必得數千誰有一人敢外嵩者況一馬千里僅駝五六百兩萬兩則用馬數十疋道路二千餘里經過驛遞可以查訪後嵩自知其妄復告人曰我並無此語夏言如何這等說此嵩奸謀汙辱名節以貪賄動　聖心所以害臣也臣初獲罪戾　聖怒赫然嵩謂臣必死矣臣亦憂惶如赴湯火及　旨下賜臣官階致仕嵩大失望以為　聖明猶眷念至此不即棄斥彼誠恐臣再蒙　恩眷故後来禍根種種生發其源實基於此此由臣命窮福薄不足仰承　寵澤復見　天顏耳臣既去之後元嵩即日於直所舉酒更相慶賀公然犯　中

宮喪禮禁典不知畏敬無人臣禮又復時時相向密議無非以害臣為事且聞元語嵩曰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謂臣未死或有蒙　恩之日也嵩信其說命伊子嚴世蕃私具本稿以仇鸞名字奏辯嵩又親為改正付仇鸞先前逐出不知名家人於鸞之妻家鄭通政宅謄寫且曰汝幹成此事功勞不小寫本人乃住松樹衙衙楊巨寫畢仍送嵩家三日待臣去後始上仍密遣人喻鸞中途使之鞫問應對相同此嵩奸謀借劍殺人以誤　國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三也鸞劾銑詞語其意多採取　敕諭及嵩論臣疏中鸞奏內將有餘力粮有餘積上合　天語兵有餘力食有餘積二向其師出有名又竊取於　聖意出師征逐為名正不知其果有名者之義　皇上頒示　敕諭乃十二月二十九日鸞於甘肅上疏係十二月二十日雖有神術先知奚能遠測　綸音預會嵩意即使鸞在此親見其事亦不能迎合默契如此況甘肅去陝西尚數千

里銑之上疏鸞勢不相聞及　旨下又係十一月二十七日未有錦衣衛官校未到而鸞即先知陷害鸞未到京辯本又先一月而上本內每項銀數萬兩又與蒿語意符合蓋借此偽疏正欲陰實前說以驗其派言之果然此後奉　旨多官會問蒿又必別有詭謀以實鸞之偽疏皆非臣愚所能預料也蒿既明白害臣於形跡間更不復顧忌用同年申綸子給事中申价為查勘官聞其邀請酒席饋金送帛數次接見授之密意務欲黨護偽疏掩其欺罔之實价雖公正不能不為蒿權勢所制乎此蒿奸謀轉換引証以顯跡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四也數年以来北虜自無春深犯邊蓋時當人馬瘦弱水草不敷上格玄之功二月虜塵稍靜臣令於二十二日息又同是正月二十二日況臣在京躬覩　皇纔出　國門是日遂有虜寇侵犯宣大遼陝又皆一時同報其招引之跡虛詐之情不有顯然

可疑者乎虜衆渡河係是常年例報嵩明知其故吏不上顧　聖心憂念懸切不肯具實奏對以奉慰　聖懷故意安排與鸞僞跡同時而進題覆各邊奏跡欲於曾銑械到之日始上凡遇惟欲以此激起　聖怒以速行鸞奏又聞兵部一事必用一事相應以為害臣之助如山崩之於套議渡河之於鸞跡覆奏於銑至之日先後數事湊合一時務使淵衷不能釋然寬泰置臣萬死之地臣死固不足惜但臣子忠愛之情當上念　君父何其忍心至此嵩奸謀險陰變化以邊釁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五也臣向年家居時銑以山東巡撫調山西嵩偶懷私恨於銑銑懼而求解於元蓋元之原籍山西遂為過送銀五百兩於嵩自此與之交好元亦索其木料數千根銀數百兩後銑因與同官有爭競事情又託元致五百金與嵩　旨下竟從銑議其在邊感恩交結嵩於元者又在臣未至之先歲時節慶生辰銑與嵩元往來通問不絕嵩元與

銑書簡亦極其稱許在銑未嘗少踈於嵩在嵩亦未嘗不厚於銑祇是今次嵩欲藉此為害臣奇策故不暇惜銑以為攻臣之具嵩真豈有恨於銑者哉元與銑俱見在可究嵩之私厚於銑而受其饋送買求顛倒是非又當時中外臣工所共知者也臣今次蒙　皇上召用以来仰遵　聖謨墻垣修築每歲節省各邊客兵京軍之費數百萬兩比之嵩專政時奚啻百倍臣未嘗敢效嵩先年虛出之多而通邊臣納賄嵩於二十五年正月令伊子世蕃用夾板百副裝載回家有家貲百萬只欠九萬之憾嵩之自為已也此嵩奸謀欲自為清節以黨奸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六也太監馬廣與世蕃妻黨認親廣入東廠不知何故致厚賄於嵩一向差人為嵩緝訪臣事正月臣　命下之日廣早晚必致私報於嵩　朝廷機密尤多漏洩語嵩以　上欲採訪民情外議嵩遂為流言小民有數萬兩銀之謗世蕃復邀請門客蘇州舉人尤存周

等做成罵臣詞曲民謠一套世蕃欲強嵩進呈欺誘伊父謂自外拾取而得又日夜置酒酣歌令家童從傍歌唱以為樂於　國典大禁畧不忌憚尚寶少卿邊依司丞費懋良聽調郎中白悅皆招飲預聞者也臣昔忝為嵩之同官世蕃輒誣辱太甚臣一人不足惜得不有傷　聖朝國體全無人臣孝敬之心乎內詞有斷送了十萬生靈百萬轉粮草等句臣先前票擬止於行撫鎮等官議看事體可否未嘗責銑出套以

啟邊釁又未嘗以此損傷兵馬虛耗粮草止是舊歲年終部疏題覆妄進議擬然隨即奉　旨罷行臣罪俱賴　聖恩覆庇臣在任二年並未敢誤懷邊事招致虜寇今不知何故極力誣毀此嵩奸謀造作浮言以民謠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七也且鸞銑互相奏訐同一邊事鸞所進偽疏則差官行勘而撫按劾鸞之詞獨置而不問偽疏之牽連同一列名也曾淳蘇綱則拏問究治而楊博則安坐無虞　皇上以天地至公

至平之心必無私厚於二人而法獨盡於銑淳
蘇綱凡此皆嵩之輕重出入人罪以肆其欺罔
其意以假捏鸞疏若專指淳綱則形跡太露故
雜之以混觀聽又二臣俱元鄉親故明白出脫
無所畏憚鸞家於京師財寶百萬賄嵩父子者
已數萬矣人所盡知故嵩盡法於銑以輕鸞情
又加重於綱以入臣罪否則疏同而法異鸞可
因銑而解博又何故而獨遺之乎有無輕重之
間皆非仰體 皇上公平之意其私情可以想
見臣親蘇綱本山野小人嵩子且托其打聽事
件分取財物臣嘗恨綱不才與之反目數次今
次綱被拏在獄嵩子令人與綱子鶴齡勒要銀
一萬兩聞今以蔭家屬有托嵩門客表喜過送
亂行搬取無存崔元索銀二千兩莊房一所隨
即送還嵩於直所聞其說又遣諭伊子并取而
有之嵩平生與綱契厚之深一旦忍心圖害致
於極綱之資財多傾於嵩其奪而有之臣亦無
恨若典籍張濂顧從禮之二臣者臣以其屬官

任事稍勤每於進呈文字屬其專一裝釘斂面同臣校對差訛吏書在嵩幹辦者亦不下五六人臣去之日嵩即欲將二臣參奏去官盖聽信孫學思等讚濂於嵩欲與取賊嵩遂信其間謀反誣二臣以囑托公事雖侍郎張治徐階等力為勸解亦不少從濂乃以住房一所直價銀一百五十兩托衷喜轉送契字求寬於嵩嵩悵其數少竟假寫　旨意着吏部改調外任有張濂罪多端送部調極邊衛分知事去此欺隱　皇上所未知也文選張郎中敢於黨護蒙蔽親入直所而請遂擅改雲南右衛知事夫典籍為朝廷朝廷命官員張濂等又為昔年曾供奉　御前效勞之臣其於臣又不過對用典禮文字嵩豈應不行奏聞輒以已私無故竟自此調外任此從来閣臣所未見者此係臣去之後嵩之愚弄　國法蒙蔽　君父大壞　朝政有如此遂至　議於都城傳笑於道路人人共知莫敢誰何其他奸貪巨惡不可枚舉然非關於臣身者

臣亦不忍言也惟　聖明虛心訪究尚有大於此者惟是隔臣以灾變貪賂誤國顯跡邊釁黨奸民謠等事人臣之分有一加於其身罪在不赦而嵩之讒臣者惟恐不多所以罪臣者惟恐不死憑空駕揑奏詞親為政看又親自票擬謀害之計豈已遂其所私而網羅之毒尚恨未悉所用令門客順天府通判陳德文以嵩意游說兵科給事中齊譽等謂　朝廷北臣罪同於胡守中不奏將有禍至果逼令進本以填實佈鸞虛罔之奏又密串有力群小營搆別疏欲增添加重臣言之罪且欲將尚書費寀一網打盡一月之內搐弄是非虐焰滔天嵩不思　聖主在上神明鑒察何曾一人敢肆欺隱嵩父子揚揚自為得計誠不知死所矣蓋其靜言庸違似共馮懿雖四凶無損於舜朝而群臣難當其嚴刻工讒恭下士類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同司其在中官緊要者則虛意噴誘禮遇殷勤其勢分稍遠者則重欲奏恐嚇百端接其情愛若

可以易親觸其憤怒不可以頓解故在內之臣被其結挾惟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也其在外臣則巧言令色以為之招揀藏劍戟於談笑之間鍛鍊羅織以為之傾陷釋杯酒於殘忍之頃其喜怒不足信而禍福不可測故在外之臣受其箝制亦惟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也然此等不過臣下交際之微猶之可也嵩為輔弼大臣分宜擔　當國事以身任利害忠貞以報　陛下佐　陛下安居九重　躬修玄默乃其職也嵩則務為巧伎性成不思　聖神當天宜竭其信實奉事　明主非惟不敢欺亦不忍欺也庶　高厚之恩少圖報於萬一前此每遇大事持兩端含糊之說靡有定見於下則推之各衙門少不如意面示斥辱得則歸功於已失則移禍於人上則推之　君父揭帖屢瀆每用巧詞及說以激　聖意正以濟其姦私恩則示為已力怨則稱為　上裁在嵩固自矜其智術之神知有已而不知有　陛下也將來之禍不

知底極彼常自稱為　孝宗朝進士翰林今官乃所應得蓋譏臣以諫官改用為　皇上所拔擢外寮之臣必欲為本衙門除去實不知皆出於　天地高厚之恩其奸回不忠大負　國恩陛下何賴焉嵩在京縱容家人打死賣燈不知姓名男子一人用銀八十兩和解於舊年秋季伊子世蕃私制金銀鉄二舁不如法又打死鉄匠陳連一名正與銀十二兩埋葬小民怨氣衝天寃聲伏地因此世蕃遂行稱病不出蓋自知張延齡殺人為　國法不可容恐臣一旦發其暴橫實跡上聞　天聽故必欲去臣而後世蕃可以安居恣其惡嵩可輕視百寮而肆其奸也臣今寃結罪深當不久於人世恨無能仰報　聖明北望流涕情無已極願望　天慈萬萬軫念　聖躬社稷之重不可令嵩父子同朝專政激起事變動搖人心以貽　國家千百年之患伏乞　天恩察臣萬分寃情憐臣千載遭際將臣所奏事情責令廠衛盡行密訪從公從實回奏

仍查取先後各官奏疏勘對不得　權勢隱匿
伏乞　敕下錦衣衛將假捏仇鸞奏疏并民謠
詞曲一干有名人犯通行拏究三法司會同多
官逐一審勘實情務要先行追問偽疏為何人
主使然後根究曾銑銀兩從何徵取及經由道
路齎送真跡嵩陰為殺臣害臣以肆其毒陽為
惜臣救臣以市其恩臣之死命已繫於嵩之掌
握惟仰望　聖明曲賜保全特昭　宸斷庶威
福不專於嵩手而生死感戴乎　天恩　國法
昭明而公議稱服臣迫於性命具實訴冤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負罪戰懼激切懇祈　天恩
之至疏上不聽言竟論死

徐高之郯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
等論劾大學士高拱入直之後以直廬為狹隘
移其家屬於西安門外寅夜潛歸　皇上近稍
違和拱即私移直廬器用於外乞賜究斥拱惶
恐奏辯賴　上大漸而不之省胡應嘉首揆徐

公階卿人所厚也無何　上晏駕時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有所不合應嘉初已預聞而復論之於例少迕有　旨行拱同鄉朴執筆拱從傍吏而徐公欲寬之然以嫌故不敢力爭給事御史上疏救應嘉得外補由是咸恨拱而德徐共擊拱不已徐乃為兩解而拱念其見擊無已欲杖其一二甚者徐不可以是擊拱益甚拱乃於閣中面斥徐稍為辨証拱屈而南中言路踵復麕至拱乃為疏極口詆徐以授門人御史齊康俾上之康坐謫中外大臣俱上章猶而請逐拱拱不獲已引疾去給事御史尋郭端上論之郭亦引疾去踰二歲徐罷歸拱復起無掌吏部權寵益固乃因巡撫官請褒卹刑部主事唐樞都給事中王俊民疏上言　先帝以　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　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　父之政實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為贈臣蔭子夫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　二聖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而乃不於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係　先帝所去悉加褒顯則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況　皇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固　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乃明於　皇上前所為如此是自悖　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為訓於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已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傍觀之人尚漫然視

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無人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天經地義淪斁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為國也得旨如拱議復以朝審王金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殉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為不美小洞燭隱微至於保愛一聖體尤極詳慎即用陶世恩等比依子殺父凌遲處死律復跋上言臣等閣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　先帝之受

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差盖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　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能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為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陛下以父子之間而使　先帝為不得正終其

將謂　陛下為何如爾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
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下
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
於此者乞下法司會官再問明確然後渙發
綸音宣其事於天下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
旨亦如議二疏非無可採而其意直欲追置徐
於死不遂則與徐實之獄又不遂則招徐怨家
使誣計以他罪下御史悉捕徐三子并家人下
獄且叵測矣會高敗事俱解

高趙之郤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疏
為瀝膽披誠懇乞　聖斷亟賜罷斥以謝人言
事吏科都給事中韓揖劾臣為庸橫輔臣大負
簡任乞賜罷黜以清政本事不勝驚愧夫臣極
庸劣誤蒙拔授輔弼感恩圖報惟知奉公孤立
而已無以才識庸常年齒衰邁屢招物議故臣
亦嘗屢求致仕未蒙　俞旨彼側目於臣者疑
臣佯雖求去而實則戀位故翕翕訾訾日惟思

撫拾臣短而排擠之也況大臣屢被論列靦顏久居而不去其辱朝列已敗士節之罪不容贖矣臣安忍以此不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故臣敢敢因此際哀鳴懇乞伏望　皇上少寬鈇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田里豈非至幸但臣尚有欲言之情不容避强辯之嫌而遂緘默以去敢再為　皇上陳之夫揖言官也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為公朝而扶持正論乎抑為私門而排擊異已乎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奉旨處分臣不敢瀆辯但其惡臣之深者只為臣近日乞止考察科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拱之意不合耳蓋高拱欲藉手於　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乞收回　成諭以阻其謀未蒙　俞允於是臣即日奉　旨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揖謂臣稍涉親故即巨蠹元兇極力救解魯經觸忤縱端人讜論恣意詆排者果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揖亦係考察之數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

報復私仇而冒死陳奏欲以阻之今乃反謂臣欲為報復之地可乎揖又劾臣為庸横夫人臣庸則不能横横非庸臣之所能也往蒙　皇上任無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内閣近臣而無掌吏部入參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具無揔之權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明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横也已夫揖乃背公死黨之人横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横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横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察而怯於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罪耳今揖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

不從實供說亦不敢曲為拱諱矣夫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　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於　君父之前乎伏望　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內閣供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別選用老成之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来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着不得援此為例庶上不悖夫祖訓之垂戒下不失夫大臣之職掌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矣奉　旨鄉屢辭暫致仕馳驛去隨該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高拱疏為懇祈　天恩特賜罷免以全臣節事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人荷蒙　聖恩起臣以原官掌管部事臣具疏懇辭未蒙亦有無掌都察院之俞允乃勉力就列以圖仰報萬一而是時貞吉同出同入且將一載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乃昨奉　聖諭切責科道諸臣　命臣自復任即與貞吉

捧讀　聖諭亦舉手加額曰此　聖政也奉行者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合　上意其意欲臣邀與共事而比時臣未知所處旋乃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即具疏請與都察院同舉以昭公道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矣遂有請正考察之疏及奉欽依特允臣請貞吉當即同臣入部考察竣事亦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而貞吉遂以此為辭夫考察科道　聖諭也在　聖心必有獨見豈　皇上為此　敕旨故假臣以報復之地耶又豈臣之力敢請乞　皇上為此以遂其報復耶此　聖心所明與臣何預況今考察已完矣魯否報復其事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無容辯也至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不知臣曾壞何法縱肆何事如其然　國家自有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下自有公論安可厚誣臣亦毋容辯也臣自入朝每見縉紳談及貞吉率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為解曰

貞吉剛直慷慨又　皇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擊以故人言少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為知己乃今以韓楫之奏遂反詆臣夫使楫之奏果是為臣則前給事中張鹵魏體明御史王友賢蘇士潤皆曾劾貞吉者又何為乎其理自明臣亦容容辨也獨念臣與貞吉同官翰林三十餘年近又同在內閣同受簡任分掌部院事朝夕相與乃誠意不能感孚貞吉之心一旦憤擊若此則臣之薄德不亦甚乎內閣翌贊　皇猷吏部統領衆職即有德者猶恐不勝況可以薄德甚者居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大權夫臣之所以日夜惓惓在念者特恐有違　聖託而不敢以為言也今貞吉乃為臣言至此則所以愛臣者厚矣但臣本係庸劣分當引退不當身任事權臣之所甚懼也求謝事權以圖保全但求解權而止伏望　皇上鑒臣懇悃將臣特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　國家之用人允當而德薄位高才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

顛危矣臣無任祈請懇切戰悚之至等因隆慶
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奏 聖旨卿輔政忠
勤掌銓公正朕所眷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即出
安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吏部攻訐內閣

正德十六年四月六科都給事中張九叙等十
三道監察御史李獻等論劾少師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王瓊濫竽將官依阿權倖諸不法事及
大學士梁儲等奉 旨王瓊着都察院提了究
問来說儲等慰留去任有差瓊已先詗得其事
謀之中瑞不可解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主之先一日亦上疏論
劾廷和竊攬權綱事多專擅擢其子慎及第第
一改其弟廷儀吏部郎中曾不引避又私其鄉
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原任左都御史
彭澤巡按御史趙春罪罰不當罪廷和不宜久居
密勿請罷之以清政本 上曰楊廷和孤忠碩
德朕素所簡知王瓊既論劾迺不畏公議撫拾

妄奏非人臣禮該衙門知道廷和乃具疏奏辯且乞休　優詔留之

嘉靖壬寅少保吏部尚書許瓚等以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改吏部大學士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為東陽知縣疏訐之并以所屬文選司郎中王與齡私書封進因言此各具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恃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而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為昔日六選司郎中王嘉賓之遠黜得為近日巡按御史謝瑜之回籍亦已幸矣伏望　聖明於清閒之燕省諭二輔渾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惟一可教法司議正其罪以為奔競權門者戒疏入下內閣於是大學士鑾嵩各引罪自理鑾言張惟一臣主試順天府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既優且其人質實無偽向值吏部司屬有缺臣曾薦惟一學行於瓚并有一柬與郎中與齡臣竊自謂此亦以人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詵

可教帖非出已請逮可教錦衣衛究明詐僞因言臣與讚無嫌竊惟今日訐臣之故蓋由讚等不思　聖明日覽章疏弊竇莫逃凡所釐正悉出　宸斷乃意為臣等所為故深憾而圖所以中也彼疏明白省諭輔臣渾厚博大則真情已畢露矣然讚柔良豈解為此第受制司屬不獲自由耳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求冤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亦不必有此訐發且讚非如此為之者本之王與齡強豪脅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鑾帖既久嵩帖已僞俱無大私情縱獲私賄之寔但當奏決於　上何為便詈曰權奸中引王嘉賓謝瑜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為言私怨分明矣許讚等其體心盡職王與齡令為民員外吳伯亨主事李嵩勉盡心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避

禮部攻內閣

四年尚書席書薦新建伯王守仁當處內閣秉

樞機而為忌者所抑且云今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蓋陰以譏貴宏也　上不悅下詔責之其年書以實錄成弟翰林檢討春陞按察僉事上疏言　累朝事例書成無外遷者因攻大學士貴宏作威挾私詔陞春修撰宏疏辯乞休　溫旨留之五年書復疏請廷試須糊名混送以防奸弊其一甲三名不分內閣九卿從公會取既定然後輪次均填不宜偏私以官爵亦欲奪宏等權也　上初不許再疏乃許之楊一清召還入內閣加少師仍無太子太傅書復言一清既進少師則官銜殿名皆當遞轉不宜仍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學士因指貴宏恢蘄官爵欺罔　上以內閣加官朕自裁定令遵前旨行

兵部內閣相許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無文淵閣大學士無掌都察院事趙貞吉奏為貪臣被論撫拾誣奸有傷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

心事該户科給事中楊鎔劾奏兵部尚書霍冀
已蒙　皇上令冀供職制牧兵權以餙戎務事已蒙　皇上准依兵部
會議行矣方兵部未議之先冀因被論註門籍又註門籍三日遂有此奏
求去忽出會議議畢又註門籍三日遂有此奏
撫拾往事誣臣主令揚鎔劾彼歷數臣與彼有
憾者四事臣請辯明之其一謂嘉靖四十年臣
為户部右侍郎去官時事此時臣為嚴嵩所逐
自朝見至於劾罷甫四十餘日耳當時人謂冀
以重賄求補臣缺此乃嵩用事之時官府陞遷
常例於冀何尤當嵩所嗾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為幸於冀
臣乃嵩所居謂臣憾已甚哉冀之迂
又何憾今冀引以自
也可謂誣矣其二謂臣挾三輔臣止　皇上大
閱因憾於已彼時閱期已定閣臣疑近關虜叵
測請　聖駕輟緩旬日無非慎重之意乃輔臣
之職也此時臣初入閣不過附名於揭帖耳非
臣所得主也冀乃謂臣因此有憾於已夫練京

營之兵乃臣之素志奉請　皇上大閱諸營之兵以振刷頹靡乃臣所快覩也何由憾及於冀哉可謂誣矣其三謂臣誘三輔臣請釋將官劉寶田世威之罪冀欲以趙芮大同失事比其例而臣不從以為有憾於已冀蓋不知此時臣初入閣亦不過附名於揭帖耳請釋二將意出於三輔臣何至為臣所誘恩威出自　朝廷何可謂臣得以獨專趙芮夫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科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謂本當屈人以伸法不當屈法以伸人乃異日處置大同邊務之語何得幸捏一處而強証臣之有私憾哉但以大同之事如臣所論實發該部之短若謂冀有憾於臣則可而反謂臣有憾於已可謂誣矣夫此三事臣之辯已明析然猶皆在楊鎔未劾冀之先也其四謂營制之議定在近日去鎔論冀之期已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五軍分營之制而先憾之也哉又可謂誣之甚矣夫人臣於天下

之事當以公天下之心處之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分府以設將分營以練兵此　祖制也人皆知之人皆能言之也第畏其難而不敢先發耳恐其事體難辦而議論難齊衆口難調而猜忌難避術內有隱藏之禍暗中飛射影之沙往事可謂明鑒矣故當事者說及京營則搖首咋舌而不敢一開口也臣雖老年朽質死不足惜然保全　朝命畏禍亦與人情同也豈獨能不懼死也哉蓋臣遠慮　先帝作養保全

上感　皇上錄用特恩故冒忌而言之於是側目於臣者多矣豈止於一霍冀也哉冀蓋自知贓私狼籍不為清議所容又見臣無掌風紀之司故勇於犯此不韙之名造為無端之謗而不計事實之詳大肆詆訐之語以聳　皇上聖聽俾　皇上疑臣不肯令臣與之俱去乃得借此為名耳其設心以為臣若不去則彼得以對人曰吾非以贓敗也吾得罪於權臣耳若臣與之俱去則因以暗結忌臣者之心而明著去臣之

功以為他日復用之階其為計甚巧其為言甚險而其為害甚大矣蓋由頃年人心日邪風紀大壞狂悖無忌之輩止知媚權臣而不知尊主上故忌為公之臣而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冀而不顧也往者臣入閣辦事之日入侍經筵蒙　皇上面諭臣宜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等語仰荅　聖諭令冀即舉此劾臣謂臣為非所宜言冀誠何心哉冀亦嘗讀古人之書而官至二品矣豈不聞商高宗立傅說為相命曰汝為朕鹽梅汝為朕舟楫乎　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簪　玉音群品生色臣雖猥鄙可無一言以仰酬　聖明乎倘使臣畏諸臣見忌乃默默而退以求自全他日史臣書之曰有　君而無臣寧不辱　清廟而羞汗簡乎冀又不見唐姚元之拜相之日以十事要說其主乎臣往於經筵中每以此等故事作為講章稱說於　御前蒙　皇上色許而旨之雖其才不逮於元之而官亦非宰相然以輔

臣獻納二三語節為糞所持如此則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治世而危明主之言甚多皆當為糞之罪人也糞之喪心寡學不知臣道如此宜臣以議大同功罪之疏為彼所憾也夫糞謂臣憾已以四事臣實無之若糞之憾臣則止因此大同一事憾臣攻發其短其心不可解不去臣不已也然臣係近臣義深責重不當因此貪臣誣奸而輒自求去故必待此事辯明然後自請於　皇上乞骸骨而還臣之自處義當如此恭候　聖裁但臣又奉　明旨無掌風紀之司遇此貪贓告訐之臣合當論究伏望　皇上將給事中楊[redacted]原奏付之法司行拘一干過送贓私人犯嚴加究問有無虛實如果言官誣劾則罪言官以謝糞如果贓私有迹則重加罪糞撫拾誣訐無恥之罪以警言官邪二官之罪既明則臣原無主使之情亦不待辯而自明矣仍伏乞　聖諭布詔　朝堂今後如有貪濫之臣被言官論劾不知引退輒乃撫拾欺罔肆論無忌挾制

近臣希圖遮飾不顧清議致傷　國體如霍冀者許科道官奏聞　皇上嚴加誅罰庶風紀可肅而人心可正矣　詔以冀已處分回籍已之考霍冀原疏以與卓吉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給事中楊鎔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曰臣實以無狀忤大學士趙貞吉積憾於臣不得已而乞休與他無故求去者不同先是嘉靖四十年議歲出户部左右侍郎一人駐薊鎮總理粮餉時卓貞吉為户部右侍郎當行執不肯往衆乃舍貞吉而推臣貞吉竟以臨事避難被劾罷去疑臣使之其私憾於臣一也去年　上采輔臣張居正議將行大閱貞吉乃倡訛言挾三輔臣止之臣復與之異議其私憾於臣二也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寶田世威及趙苛等輕重任意以臣等不能呵從呼名大罵其私憾於臣三也貞吉欲更營制謂　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而廷臣集議皆如臣言其私憾於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

兩全乞罷臣以謝貞吉於是貞吉疏辯上不悅降旨責讓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弇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四　國朝叢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一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館閣庶僚論訐首輔

弘治元年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張昇論大學士劉吉奸惡十事謂與萬安尹直同被論劾偃然獨留乃傾身阿結科道昏暮款門祈免糾劾如貴戚萬喜等依憑與締婚謀為太山之倚及喜下獄猶為營救父

在異居各爨人皆詬其不孝父死甫逾亟賄左右貴戚傳　旨起復給笑談對客無復戚容戚取艷姬恣行淫樂閭巷傳笑請托公府無處無之賂入私門無物不有要津善地一切用其私人讎餤　乳綱消此陰慝　旨謂吉者舊大臣朝廷正宜優禮所言難憑於是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魏童等劾昇嘗侍　春宮講讀因從　龍恩轉官不慊所願歸咎於吉遂加誣詆　旨謂朝廷納言欲廣聞見爾等既謂昇挾私害人固宜究治姑宥之降調南京別任遂降補南京工部員外郎至五年吉去位昇始復原職

嘉靖五年四月詹事府詹事無翰林院學士桂萼張璁奏權奸大學士費宏私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鄧璋彭勳變之賄及居鄉不法事宏上疏自辯曰昨該詹事無學士桂萼張璁連名具本攻臣謂臣實受陳九川盜貢玉而姑認為

鄧璋所送之玉以為脫罪之計又謂臣納布政使彭夔之賄票擬存貓得以調用以此二事詆臣為誤國神姦亟宜罷斥蓋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官二員夢璁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夢以該院掌印自詭必與望之尤切及臣等題請命官以屬温仁和董玘而二人皆不得與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瀆　聖聰以為報復之舉耳夫九川之玉與臣無干已荷　優詔發落謂九川假稱內廷有　旨誣陷輔導重臣固不必與之辨矣若謂鄧璋送玉欲圖摠制則臣不容不辯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　獻皇帝神主因過璋家作詩贈璋十月送玉来謝書簡見在日月可証而摠制之推在嘉靖四年十月經隔一年豈璋能於一年之前預知總制有缺而遂萌此念乎況總制之推吏部會官臣不能專主況與璋並推者又有尚書王憲吏部以璋嘗總制甘肅憲嘗為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於彭夔之留用則亦有說蓋凡朝覲

官員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則一槩黜退少有復由科道拾遺部院覆題請旨定奪者則舊例送下或去或留亦從內閣票擬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狥私庇屬一則非惟臣知之臣同此舉也夔居官雖不能大過乎人而循謹庶幾以得謗者特因科塲爭坐欲循舊規不肯列於巡按之傍御史謝汝儀怒之加以不謹寔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謹出夔而臣等於拾遺之疏擬夔調用者亦以其年方五十才尚可用也夫夔聰之挾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為　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為　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今不得與修　獻皇帝實錄則攻臣不得為　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今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為內閣之首意謂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舉措亦必謀諸寮友協於公議又兌取自　聖裁豈敢狥私而專恣乎夔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為謀亦甚淺矣夔親對臣言術士鄧隱仙

判伊命狀有同鄉並閣之語蓋諷臣薦之入閣也其所以屢屢攻臣者蓋欲臣決於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疾無才憂讒畏譏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　命纂修　皇考實錄欲俟書完上進以成　聖志乃敢乞歸庶無後責爲耳鶩聰又謂臣居鄉叢怨禍及祖父之坟塋奪人凶殘解及弟兄之支體尚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于國臣之先坟被發從兄受禍者蓋以正德之初寧賊宸濠謀爲不軌請復護衛使人以重賄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謀宸濠憾臣計屬奸錢寧矯　旨罷臣及臣既歸乃嗾臣鄉人集衆併力欲以害臣性命幸天祐朴忠得以脫免復見用於　聖明之世使臣苟圖濠賄與之同謀則當敎逆既露之後且與陸完錢寧輩俱受大戮矣又豈有今日乎臣平日無他技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頗見許以爲能忘家爲國可謂之忠而蔓聰乃及詆斥以爲無益於國不知其論果出於衆論之公乎抑或出於一己之私也近

因恭和　御製詩章忽有蟒衣玉帶之　賜夢聰亦懷忌嫉形於奏詞則二人主於誣陷不欲臣受　陛下之寵任明矣臣心跡既明即當辭避權位歸休田里豈能與小人爭勝　上詔卿所奏事情業以處分明白不必深辯宜即出視事以副重托夢聰又疏曰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專威福大肆奸貪臣等言之　皇上既察之未決去之則仁矣明矣武德有未盡者爭本月經筵費宏不與皆言宏有不法事敗被逮廠緝獲臣等隨究其實云有樂工張仁者原與臧賢俱助宸濠為逆而費宏與張仁實為心腹宸濠事敗臧賢抄沒時張仁巧計漏網既乃為費宏貪緣起用因此專一在宏門下過錢今宏帶銀兩表裏等物又緝拿樂婦名李解

宏玉帶銀兩表裏等物又緝拿樂婦名李解招是宏長子懋賢包宿名高秋兒者已子每與自已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贈

詩柬俱被東廠鞫出真情臣未知東廠敢盡以此情聞於我　皇上否也公論明揚傳聞中外以為神奸事敗今至於此當為　聖天子賀而太平有日矣當日午後忽又傳言費宏云　朝廷今宣我到左順門教我安心明日便出來辦事不必辭本衆初不信次日果出朝參衆方大駭以為知奸不去不知如不知之為愈也且費宏主改畜文侵受貢玉乃真情也臣等論之御史鄭洛書與臣等並劾之既而　皇上優容兩無可否使臣等効忠無地至今有媿於心反有論臣等欲奪費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費宏平日所為臣等寔所不為者也正德六年大學士劉忠主會試考宏為禮部尚書欲謀入閣將會錄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託人奏　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事載大學士李東陽燕對錄中可証正德九年大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錄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己位賴　武宗察知適

宏又在　武宗前嗤笑不恭密　旨着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張仁容泄於宏　武宗震怒將張仁發錦衣衛責打監禁限費宏五月內起程人皆知之後宏乃託言不與宦濠護衛以致休歸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宦濠生日宏魯作詩遣府學生員謝賢慶賀其家居時設心可知也夫以　武宗皇帝特挺剛武之資故奸邪隨發隨滅用能保全神器傳之　皇上皇上聖明如此如費宏者可復久容乎無何奮武缺坐營官大學士宏欲用新寧伯譚綸而兵部竟以鼓勇營徐源調補宏又欲以綸補源缺時學士聰已為其部右侍郎論宏刼制府部　上曰簡用文武大臣由吏兵二部推舉宏雖居輔導點用皆自朕但爾所言良以後推大臣各部務從公舉以副任用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閒與宏討論學士桂蘭以為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竊以獻服朝士蓋其招權納賄怙終不悛畏　陛下察之姑假是結納以自救

於目前耳　上曰朕學詩自娛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導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訪居一月所右侍郎聰詹事夢復累跡乞休　上復慰留之至尋俱下所司宏亦累跡乞休　上復慰留之至論大學士宏專擅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童是聰等恐前跡未經　宸覽復極論宏子交結逆黨張仁貪濫事發誠　國法所不貸者乃敢乞恩認罪以圖苟容夫乞恩認罪惟詿誤公過則可曾有父子貪濫以犯國法而可乞恩認罪以圖苟容乎苟以臣等之言為非則臣為小人當決去之以臣等之言為是則費宏為小人當決去之復謄寫前三疏請　上詳覽得旨童疏俱朕親覽豈有蒙蔽費宏內閣元臣予奪朕自有公處爾等各脩乃職贊朕至治久之聰夢復方詆大學士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疏乞休有曰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　聖聽又不能屈意以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位上命各脩乃職共圖治理以副簡任無再瀆奏

明年正月費公竟以王邦奇之疏與大學士石公俱罷張尋入閣桂拜禮部尚書改吏部

嘉靖七年詹事府詹事無翰林院侍講學士黃綰疏言朝臣之中有饕餮無厭如豺狼之不莫測狡獪閃爍如鬼魅之默運巽輭誘惑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傷如射工之容發淪化去習如黠冊砂之兇變謀寵固身如飲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被其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才今方覺之弟論其情狀而不指斥其姓名蓋欲陛下因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為最似者蓋指大學士楊一清也　上曰人臣告君言當以實今乃矇朧浮汎非忠之意本當究治姑且不問諸臣宜勉盡忠誠修乃職業勿因人言自懷憂疑八年以給事中陸粲論張桂去位詹事府詹事無翰林院學士霍韜疏言二臣雖多專主然其自視直以為　人主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

首亦所甘已無暇顧避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
清之奸贓罪狀則難以盡言如納張永之饋而
為之引薦受蕭敬之饋而為其家人求校尉此
猶可言若去年引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運中
盐買窩賣窩激變軍士科道官論劾遣官往撫
安而一清逐嗾御史成英奏正之以掩贓迹自
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
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賄銀二千兩求行取
今去官矣以書貽一清蓋欲一清起用之也一
清為作書巡盐御史令賣盐取利以償之此亦
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
洪範疏
上感其言
命翰林院官輪日入直
備　顧問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發
其姦改議翰林官二人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
仍以大學士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一以蔽
主上聰明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
二年來災變屢降各有事應為一清者正宜條
陳其災為其事之應修省消弭以召太和迺隱

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　主上俾　主上日夕
焦勞莫知為謀一清又復倖值災變晴嗾内官
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
璁蕃每詆一清一清亦讐璁蕃怨積已深黨植
已分搆謀已密一清遂鼓嗾言官攻擊與霍韜
修大明會典查内臣貧額他日額内既定則將
盡革額外冗員矣以故内臣人人自危致有今
日彼陸粲岳倫之疏皆非其本心特為一清所
誘劫遂顛倒至是耳去年議禮凡攻擊璁蕃者
皆已得罪今則附順璁蕃者又復得罪如是則
百官安所適從也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
擊善類臣之罪固不能辭且臣與璁蕃俱以議
禮進官璁蕃既去臣罪狀果有真跡即寘之市
朝以為奸黨之戒不然亦為辯理庶為善類之
助此今日國是之大所宜定者臣昧死以聞
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昔贊議大禮忠
誠昭著宜仍舊安心辦事不允辭大學士楊一
清上疏乞罷謂霍韜以璁蕃之去皆由於臣訐

臣之罪至不容口果如所言臣誠無所逃死臣於璁蕃初甚相驩比因事久雖間有異同旋即如故二載之間蓋未嘗少失和氣韜乃謂二臣攻訐臣度二臣必不為此又謂二臣為臣所離間此則　聖鑒自晰不俟辯也至謂臣嗾内臣嗾言官夫　皇上英斷御下若左右之人敢進讒說言官為　朝廷耳目乃聽大臣指使不惟失職亦不可為人矣矧孫應奎之奏臣在劾中豈亦臣指使耶初璁蕃之　命下臣與臣鑾相顧駭愕莫知其因相語蕃之過或有可指璁之忠豈宜處棄其實　皇上親草敕諭宣示群臣臣所以不敢上請留之草者以　勅旨方嚴恐難處挽且令不忠者改以圖後用之詞知聖意有在不敢喋喋耳比璁與臣別嗚咽無任蓋終始未嘗失歡而韜為此言何也至於訐臣奸贓臣不敢置辯如其實甘伏顯戮臣見韜高文直氣素加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尤之蓋欲引諸和平期其遠大豈期懷忿遂致此極窺人以

所無之心加人以所無之事肆意詆毀杳無所根臣耄矣疾病侵尋就木有日願賜骸骨歸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藉比者維持議禮況自遠還臣朕良多朕深荷任宜如舊用心輔贊化理不允所辭　上欲錐以　温旨留楊意已移矣韜又踈乞給假省母因言臣遠離有期餘悃未布前陸粲劾桂萼納賄薦用王瓊蓋由近日臣僚皆欲傾萼故借瓊以汚衊之夫萼錐薦瓊實爲楊一清沮止　陛下因臣極力奏薦乃遂用之萼薦而不用臣薦而逐用今言官不劾臣受賕而誣萼者蓋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爲衆所疾故獨誣之使誣萼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不難矣此臣僚之心也言官之策也竊聞刑官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等搆成萼之賕罪蓋希望風旨危人以圖全大夫未奏　聖明再勑之先其搆此謀爲猶可言也今奉再敕　陛下蓋已洞知陸粲所言之誣凡善類多蒙辯雪乃吳從周等猶被威逼何也豈刑官不畏　陛下獨畏

科道耶豈刑官謂　陛下猶可欺倘奸贓柄臣
獨不可觸耶瓊蒙　起用在邊凡二年請討錢
粮惟五十萬而止一清起用未到邊即奏發太
倉銀三十萬兩鹽三十萬引瓊有此浪費予臣
前跡畧述一清贓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然猶
有不敢盡述者懼辱國體也今刑官欲逼吳從
周等誣蔓贓罪必將瓊與蔓逮赴　京師同鞫
面質乃可辯明有無臣所開具一清贓罪亦將
一清及贓証人等參提同臣而質如一清蔓實
有贓私即顯戮於市為大臣貪汚之戒臣與陸
粲妄言亦顯戮於市為百官欺罔之戒如刑部
黨附循私亦顯戮於市為百官奸黨之戒如此
則法度修明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　上
咨曰爾所言事朕已悉知近年法官妄構寃獄
自取禍敗朕屢有禁諭頃又降敕戒百官勿立
黨邪以傷善類往往不遵桂林等奉　旨下問
以彰公道問之良久又刑逼招承任意羅織此
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詳訊以聞

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貪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耆舊法司既令官佐攷其長凡三見議奏處置爾宜即出用心辦事不准給假撥館寮

閣臣與庶僚相訐

萬曆十二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國奏為懇乞聖明審邪正以定國是以消黨比事臣本迂疎腐儒不諳世務猥以童句之微誤辱尋進宮保俾直文淵閣恩寵屢加尺寸未樹臣自誓此身涓涘莫報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竊見近日以來士習險壬人情反覆訛言派希國是動搖蓋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之專恣乃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君子彼以其發於感激動於意氣千胃刑謫搏擊權豪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非常之功持此以立赤幟號召一等浮薄新進好言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

私公卿大臣動見掣肘一不快意便攘臂而起
號於衆曰某所建白　上所聽信不必下部也
又曰某嘗進言於首相渠不見聽將乞歸也以
此挾制六卿決裂紀綱臣之聞有此風久矣第
與大學士申時行等仰奉　德意示以公平付
之罔聞冀其悔悟不欲使有比周之名以為清
明之累不意彼乃揚揚自謂得志無敢阻撓日
甚一日如御史江東之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李
植同日三疏聯袂而上譁然群攻吏部尚書楊
巍并及大學士申時行橫口詆排期於必勝此
何為者哉蓋其事起於丁此呂受給事中王亮
指使借科場事以傾都給事中戴光啓而波及
諸臣歸重於侍郎高啓愚出題一節其舜禹禪
受之語出自誠意伯劉世延亮甫疏薦劉世延
為士論所不齒今世延於謝疏中揑有司長短
光啓劾之語侵王亮深以為恨遂相與密謀
偏扯科場先後諸臣而摘禪受以寔世延之言
而聳動　上聽夫人臣謀逆大惡重誅張居正

以不可測之禍不謂之排陷而巍據事參論謂之排陷可乎敢言效忠雖死不避譴責投荒昌言自若今處一妄言丁此呂謂之汗塞言路可乎凡人所阿附必其怙寵擅權假竊威福者也今威福在　上所洞知有何可阿附而巍阿附之乎臣切謂劉方端亮如巍固非阿附人者而公清慎正如時行亦非人之所可阿附者也前御史朱璉鑽刺播弄權動閣部大臣賴　上聖明洞燭其奸旋亦斥逐　國論始定方今之事何以異此夫正人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惟在所以辨其邪正之實而已古今治亂之機實係於此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未有調停邪正之間而可以為治者負　恩私覩顏就列望輕不可以服衆才短不足以率人獨取寸心何敢自昧若知賢而不能保知不肖而不能遠臣死有餘辜目且不瞑故敢進其狂言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謝

言者然後徐議諸臣孰是孰非孰邪孰正孰輕孰重惟　上所去留若　聖意已定臣言不爽乞降　温旨勉留申時行楊巍二臣以存大臣之體仍調丁此吕於外以安大臣之心切責科道官令後務要虚心平氣分别人品先公論而後私怨毋緝緝以偕讒毋翕翕以立黨各守職分同心共濟以定　國家之幾而消黨比之私臣即填溝壑無恨一言或妄萬死不辭臣不勝戰慄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忠猷讜論朕知道了許所指名者王士性江東之輩而所謂專怨在下僚肆言在君子皆陰擊司經局洗馬吴中行右春坊右贊善趙用賢也中行復上疏為殘病之軀不堪供職孤危之跡無所容身懇乞　聖明俯賜休致仕萬曆五年故相張居正奪情廢倫具疏建言被杖削籍闔門俟死六七年矣仰惟　皇上雷霆之斷城社忽清日月之明部屋畢照過採文章之薦拔臣編户之中賜環晉秩超等逾涯是臣今日未盡之年皆　皇

上再造之年也即以此身蹈湯赴火惟　皇上之命是聽何忍無所因而言去乎緣臣在昔少時不能自善保嗇故今壯歲蚤見衰羸復以箠楚之餘血肉潰裂憂慮之久心志怔忡一股幾空兩目常眩人形雖具病態日增深懼曠廢亟宜引避且臣追惟疇昔本屬昏愚即死無辭雖悔何及夫大臣持衡宜念舊蓋新化枉為直之日也而頃之搜摘伹過疑慮未安因視臣等二三人者初為故相之仇或作同舟之敵市虎可

搆既窺同事之意向而深中狐疑探蛇易驚復斜同類之猜防而相為狼顧流言外布巧諸內攻臣本孤立寡援至坐為黨而名之以號召也蒙此無辜之咎必有自取之由秖宜反躬自愆何敢復置喙哉第邪正混淆之說出自　廟堂而大臣排擊之陰計得矣搆煽方起機穽在前雖有戀　主之心寔無容身之地臣之情又有不得不去者矣伏乞　皇上特賜矜憐放歸田里既免素飡之恥以安已分尤遠赤幟之嫌以

釋人疑儻冀土之息尚延草莽當朝夕焚香籲天禮　聖壽之無疆戴　皇恩於罔極矣奉
聖旨吳中行看照舊供職吏部知道趙用賢亦
上疏謂臣孤介獨立既忌而不自覺臣固自諒
無識又時至於觸諱犯忌而愚闇不免猜嫌於衆而愚闇
其非逢世之資久矣是以於去年之冬因疾具
疏乞歸荷蒙　皇上准臣在任調理臣復遷延
未去以迄於今但始而及目於群小臣猶計守
之以默鎮之以靜久當自釋耳今乃宣言　廟
堂陰為指摘隱然隋臣於罪以快既死之奸諫
臣安能以一身之微而當衆口之鑠哉況臣年
已向衰憂危日叢則精神日耗安所得殫智畢
力以稱一官一事之責且臣以此時而不去則
亦不免以讒而見汙況於臣之猥瑣行能無似
疑攜愈積機穽愈深即有魯史之行夷齊之操
者乎臣是敢復哀鳴於　君父之前仰冀　皇
上察臣誠悃憫臣憂患早賜放歸令臣以未盡
之年既得完其硜硜之節而又以山澤之餘得

常謳歌於盛治臣之志願永畢而　皇上之及於臣者真同天地之無窮矣雖然臣竊有憂焉夫黨之一說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之國者也漢宋之世嘗起是禁矣其時大臣如竇武李清臣輩猶力諍之夫以此兩人卑卑耳其持論猶如此豈以今之所號為賢者而智不及此耶且漢宋之黨果賢乎果不賢乎夫黨非藉於權力者不附若徒以空名可以號召而謂之黨抑不知為此言者謂公乎謂私乎有天下之責者即聞是說猶當懾其面而鏽其萌況乃昌言而揭蘧蒢然先哉臣慮其開讒賊之端而遏仁賢之路也臣之告君凡涉於影響幽微者不敢以出諸口畏其近於誣也畏其以誣而誤傷善類也今方以撫拾浮詞詰責言者而顧掇細人躡足附耳之說嘵嘵而為之倡抑何襲其跡而更惡其人耶臣慮其助陰邪之勢而消正大之氣也臣往時嘗竊窺居正陰蓄異謀故論其奪情廢倫一節豫折其端其後怙權誤國誣　上行私

等事及馮保徐爵等皆係御史發其罪惡仰賴
皇上獨斷乾斷以次捕逐於臣原無與也居正
奸黨如王篆曾省吾朱璉于鯨賀一桂王宗載
于應昌傳作舟王蔚等布滿中外相結為奸其
為決裂紀綱何如也豈獨不聞其風耶何不為
皇上一指而破其黨耶今顧於臣等寘逐流移
之三四人皆目為比同相黨是臣等皆當斥王
篆等皆當進明為居正執仇讎怒於臣而惠此
奸究也臣亦何負於國而為此陷害也此說一
行使後之為言者畏威自阻相伏莫發即有奸
如山弗聞於　皇上之前矣臣慮其騁報復於
一已而淆　朝廷進退之大公也正人固指邪
人為邪邪人亦能指正人為邪是難辯也辯諸
其言與事而已辯諸其心之為國真與否而已
即使能言正言為正事臣猶未必其始終之一
節然猶勝以一已之私決諸順從喻譽之間而
謂之賢者也今凡世之所謂輸忠讜驅奸惡為
國家宣力者悉指以為顛倒是非悉目以為感

原件短缺 P24

激意氣夫取孔子盜蹠之徒衣冠儼然置之以
欲辨其為孔蹠其道安從哉蓋不自知其持說
之悖而忽已動於恣睢陵轢矣臣慮其混是非
之原而傷公平之體也今元輔之渾厚和平天
下所服也其虛懷樂善亦天下之所信而從也
偶有詿誤何足以損其毫芒故當其辭疏一出
舉朝莫不重其休休之度仁義之人信其言之
藹如矣乃不察者畏於形迹之涉急於暴白之
舉訐激其詞誣餘其語意在動人主之聽而
使有一有彈射必曰某之所報復也一人造言
成虎千百人見影驚蛇此日夜所以欲甘心於
臣等也夫自古未有臺諫之言而必欲根究其
所由者豈皆以聾瞶視天下之豪傑哉此非盛
世所宜有也臣慮其習傾陷之迹而墮忠良之
行也臣頃於三月中見黃霧風霾者累日五行
志曰其應為惑衆在位又於初五日當晝雨雹
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抑賢不用故當雨不雨
及下雹也斯二者天變應之矣豈偶然哉臣仰

觀往事俯察今時積二十餘年有槩於中亦已久矣顧今長辭闕廷永閟林壑一念報　君之心誠以為銷朋比辯邪正戒阿附崇任輔臣而復優容言者皆一時政體之急務敢不畏斧鉞之威為　皇上一陳之然非臣不能為此言非臣亦不敢進此言惟　皇上善為社稷長慮俯采臣言臣愚不勝幸甚天下不勝幸甚奉

省中相攻　京堂部屬攻吏科長　附

故事六科不相糾劾雖已離科至八座九列彈劾亦無及者此固忠厚之道要亦非一心事君之誼乃萬曆十七年吏科給事中史孟麟論劾左都御史吳時來故給事中也自後復劾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以至光祿少卿王汝訓刑部主事吳正志論劾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而事體大壞矣

萬曆十七年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部臣妄言乞早降　明旨以定是非事臣聞吏部文選

司員外郎趙南星劾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
左副都御史詹仰庇鑽謀吏部二臣即杜門不
出臣心駭愕大不以為然臣自做秀才時即聞
時來為建言事廷杖一百謫戍烟瘴仰庇亦為
建言事廷杖一百削籍為民無論中外大小臣
民皆知二臣為正人君子也乃今一旦謂其鑽
謀吏部是誠何心且今吏部尚書楊巍見今在
位屢疏求去　皇上眷顧留之謂時來鑽謀吏
部此理之所不可曉也吏部左侍郎趙煥田籍
孫鑨改補已逾四月曾無間言謂仰庇鑽謀吏
部左侍郎亦理之所未曉也夫時來仰庇精忠
勁節天下所共聞者其鑽謀吏部天下所共聞
不知不聞者以所不知不聞者掩其所共知共
聞者有良心者固如是乎南星所論大率類此
臣不敢枚舉姑以其所論二臣言之良心喪而
橫議大興矣乃敢以無良心責人何其肆無忌
憚一至此耶況都察院風紀重地　朝廷緊要
衙門律令冬至陽生為君子進用之象乃二臣

以無端煩言杜門不出遠近臣工聞之不勝惶惑其所以搖　國是而惑人心者甚非耐小也懇乞　皇上將南星所奏早下該部該科從公覈實奏聞恭候處分仍另降　明旨諭時來仰庶即出供職庶是非大明　國體以定矣臣不勝拳拳待　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十二月户科給事中王繼光疏為目擊時事謬用賢斥佞以昭平明盛治獻愚忠懇乞　聖明事近聞吏部員外趙南星條陳四害一千進二傾危三守令四鄉官辯論官邪課督吏治自其職掌而給事中李春開遂摘其中一事參論無乃新進衙門聞見未確過聽人言而遂有此乎春開乃先得　旨則該部何以看說焉恐無以服南星之心更無以服天下之心也夫南星前疏臣未知其詳以臣之愚夫南星原疏未下而吳時來之鑽代楊巍也為謀久矣姑不具論且以不公不法之事言之枉鞫舉人吳鳴鳳一也曲庇覆試舉人屠大壯二也以私忌中傷户部

尚書宋纁三也以私意紊亂臺差四也其人品不逮趙錦辛自脩遠甚不可不亟斥也詹仰庇之謀鑽吏部也速死同年韓國楨為朝紳所鄙者一傾陷善類中傷知縣李復陽為朝紳所鄙者二其網羅貨賄顛倒考察為朝紳所鄙者三中臺風紀可令若人厮其間哉不可不亟斥之也黃洪憲科塲一事屢被彈章竟爾漏網士林共憤姑不必言其最可恨者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皆世所稱賢人君子者洪憲懼為已梗先事傾排使之引疾以去侍郎趙用賢直節偉抱宜在講筵處之南中由洪憲擠之滿朝皆知之也若洪憲者不可不亟斥之也伏乞

皇上闢忠正之路杜邪僻之門將時來等亟賜罷斥沈鯉趙錦等早為起用仍將南星原疏公觀果循職不為出位果據公論不為妄言真是真非必有辨之者惟　聖明留神世道幸甚奉

特　賜發下令人共知

又戶科給事中萬自約疏為部臣指摘三臣正

愜輿論懇乞　聖明鑒別議處以昭公道以重
臺館之地事臣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星
條上四害首論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
詹仰庇咎在干進翰林院侍讀黃洪憲咎在傾
危乃越三五日未發　綸音下該部覆議臣等
竊疑之又該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為部臣妄言
乞早降　明旨以定是非事奉　聖旨吏部看
了來說欽此臣等之疑愈益甚　皇上豈以時
來仰庇係大臣不欲郎署官輕擊之耶臣等請
分別三臣人品令昔之榮　皇上幸賜垂察夫
時來非彈嚴嵩而足杖謫戍者乎起而巡撫操
江也濫薦市恩貪墨大著姑不必論即臣近日
所聞種種不厭人意正人君子固如是乎仰庇
在　先帝朝言　內削籍非不毅然稱直臣也但起自外藩入為臺
貳外作侃侃而中寔不勝富貴之念鑽求吏兵
二部侍郎都人士所共聞而目之者今仰庇曉
曉自文其舌人可欺也天可欺乎至若黃洪憲

者則陰狡貪肆出二臣上當主順天文衡所取士若屠大壯潛之惺輩不緣葭莩即倚銅臭蓋自試録一出私人滿紙觀者髮上指冠而又甚可恨者在伺察同類妻菲端人而侍郎趙用賢尚書沈鯉彼且甘心馬此一臣者小才私智祗足濟惡而象恭孔壬罪則滔天伏望　皇上察臣恫誠下在廷諸臣一議三臣何如人是否改節汚行將時來仰庶或與以乞骸或　諭以洗而亟斥洪憲以謝天下庶乎公道大明人心愉快士林幸甚天下幸甚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又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議論橫生大傷國體大淆　國是懇乞　聖明救下廷議甄別以定世道人心事臣見吏部文選司員外趙南星一本為敬陳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見原任户部郎中姜士昌一本為恭陳挽回要務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先是臣聞南星論劾兩都御史致十三道御史皆不安進衙門具疏題催粗陳聞

見連日始得詳閱二疏全疏即中間舉刺一節關臣職掌及覆參校擾所舉刺之人所舉刺之意大有可疑敢不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南星見在文選司員外某也賢得白堂官罪免之何事哓哓馬稱賢稱不賢徒賣聲名公耶不公耶且已握進退之權又奪舉刺之職使科道銓衡併在一手氣焰遂移一朝可耶不可耶若士昌原任户部郎中即慕建言旦夕授官何事不可陳說汲汲為若舍南星別無附和若恐二三臣去任別無題目乃一疏未奉旨一疏又叩闕如相響應有所為也果無所為也合二臣而論之皆明列條款暗藏薦劾可謂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不能言乎又凡薦人必其人廢閒不用流落不偶者曾有見為郎署而郎署得薦之乎見為卿貳大臣而郎署得薦之乎見為藩臬而郎署得薦之乎且其薦吴中行諸人直謂專重氣節則吴時来詹仰庇又以氣節見指矣其論時来仰庇謂不

專重氣節則吳中行諸人又以氣節見厚矣況
趙用賢見任南京侍郎不為不重用吳中行養
病沈思孝丁憂不為不處舍何待二臣之薦而二
臣必欲薦之也原其心不過以攻擊入大名也
援引人大恩也一朝猶大名附大恩即終身記
之至大官也縱傷　國體滑　國是奚恤烏懇
乞　聖明併下臣等言於吏部會集在廷九卿
六科十三道諸臣務秉公心持公論曉然分別
孰賢孰不肖孰應舉劾孰不應舉劾以共明
國是共正　國體世道人心幸甚得　旨吏部
看了來說
又刑部主事吳正志賢類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伸士
氣事臣謹按南星士昌疏中所指不止二三官
邪已也大都目擊吏治民生之蠹而欲去其大
者非漫為無當之舉刺以自托鳴鳳之列也今
春開徒啣其疏稱言事諸臣堅警之為妄言橫
議夫趙用賢吳中行等之批鱗非怯於時來仰

庇之彈射也諸臣或窗滯周南或偃蹇林壑其氣力又非煽於詹吳之總憲也言者何罪稱者何援徒以正人日就危疑位不能竟其才賞不足酬其節舉世所敢怒而不敢言者一白寃抑耳柰何談及改節之重臣則目之為傾陷談及遠棄之孤臣則目之為比同豈威福足以劫人者及不樂附而為當世所厭逐者顧欲籍之以致情耶臣不知其解也且朝廷所與共治天下在二三大臣大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欺罔者在二三言官譬如股肱耳目交相為用而司屬則所謂手持足行補耳目之不逮也今大臣不得其職而諫官不得其言諫官不言而及岐官守言責為二途禁司屬之言是股肱之寄已折耳目之用已窮而又繫其手足使一無所措而後已人身如此幾何不悴國家如此幾何不墮臣無論古者懸敢諫之旗立誹謗之木即如我朝令甲有頌言大臣德政之律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二百年来故家誦而户曉者今春開

倡跋倏留御史沈作林祖述等同聲和之一時
臺諫諸臣業已干頌言德政之禁矣而又禁司
屬之直言無隱夫天下士固可盡箝其口耶以
臣觀通年以来言者固不乏人而詆言者不以
為出位即以為沽名不以為求勝即以為報復
纔一起吻輒加罪責而罷嚴諭堂官必毀所司令
可謂嚴酷矣然而群小之心未息也何者小人
不去言路不開朝廷之上雖欲一日享安靜和
平之福不可得也臣又有說焉今之為小人者
亦多矣然未有如春開之悍然不顧者也春開
之為小人亦拙矣然煽亂是非從中所使陷泰
開千古莫贖之惡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也
夫與郊何如人哉方王篆用事時其以推官行
取入京尚未朝見　皇上乃入篆私宅為子改
課士類醜之後篆事敗與郊不知以何術得免
安然無恙叨掌吏垣旦夕招權納賄沈鯉辛自
修張位諸正人之出陰宴擠之舉朝共曉春開
一入衙門臭味雅合歡若平生先設為似是之

說鼓惑其心春開因陞其術中而不自覺提之
東則東提之西則西且又借其提携師其巧詐
立冀通顯故甘心脊令公植黨而不恤吁亦狠矣
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李春開陳與郊從
重冤詰則真是以明紀綱以肅庶可為言官黨
護大臣排擠善類者之戒奉　聖旨李春開鐫
刺貪緣有無實跡本內出位沽名嚴諭堂官原
係朕旨如何說是嚴酷着吳正志便回將話
来

又吏科給事中史孟麟疏謂職居言責指摘非
人致生議論乞　賜罷斥以解黨錮以杜讒諂
事臣讀李春開跡非無一言似是之非足以簧
鼓耳目捻之以阻言路為職掌以阿順大臣攻
擊善類為　國是以顛倒是非為世道人心而
其大旨不過摘趙南星姜士昌條陳之非以申
已保留吳時来詹仰庇之是臣伏而思之論吳
時来黃洪憲者職也凡再閱月繼臣而論吳時
来詹仰庇黃洪憲者趙南星也　明旨未下而

論趙南星保吳時来詹仰庇者李春開也繼趙南星而論黃洪憲者姜士昌也是臣與趙南星姜士昌之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而臣與春開同列吏坦各有言責臣之所刺彼之所舉其人之邪正不並立其言之是非不並立彼言為是臣言為非彼為正人臣為邪人安有其言非其人邪而可使之在言職耶臣有靦面目何顏之厚與春開正人君子比肩而事 皇上哉國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之壅而決也傷人必多故朝廷不貴箝天下之口而貴收天下之心不貴收天下小人之心而貴收君子之心君子之心得而小人隨之小人之心得而天下之心失矣請以近事明之三四年来部寺建議命曰出位大者杖小者謫矣尤故臺諫忤時命曰好名旨而至今部寺言者如是有部堂約束司屬之懼不足以束縛之也於是有未許簽抄之令而至今臺顯者挾謫隱者外轉矣尤懼不足以阻撓之也於是有未奉 明旨不許簽抄之令而至今臺

諫言者如故設自今而後天理不至盡滅良心不至盡喪則部寺諸臣寧必無南星士昌而諫垣臺憲亦豈皆春開之輩又安能一一防而壅之且今執事大臣皆嘗以正直立朝以忠尊立心非有嚴嵩公行賄賂之汚非有張居正威權迫　上之擅寧於邪正有所未明是非有所未晰柰何以一二臣不欲去而忍于失天下之心以務存大臣之虛體而令陳三謨朱璉者繼起而淆是非之真執可否之柄是何世道是何人心且豈　朝廷之福亦豈大臣之福哉臣覩時事紛紛日以漢廷黨錮為鑒以明道吾輩有過自反以　明旨不許求勝自誓竊謂知而不言罪在言官大臣去留聽之　皇上非臣等所與乃春開感德私門速圖報効一疏不已再疏復謂南星士昌為傷　國體者當罷能謂南星士昌為淆　國是之首傷　國體則臣為傷　國體之則臣為淆　國是之首淆　國是者當罷伏乞

皇上將臣特　賜罷黜然後　敕下宰執大臣
及臺諫諸臣各反本心其有結黨欺　君排善
類趨權勢者　太祖　太宗之靈宴臨之天地
鬼神寔殛之臣愚不識了来說
馬奉　聖旨一併看了来說
本日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書生愚直感時傷
事乞恩面話認罪事奉　聖旨吳正志這厮肆
口妄言着令面話只撫拾支吾全無指實　朝
廷諭旨輒敢擅自譏訕好生狂燥本當重處姑
從輕降極邊地方雜職不許滕朧推用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疏
為無端被詆重辱言路乞　賜罷斥以勵臺省
事本月十一日該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言路
受指黨護大臣排擯善類懇乞　聖明亟賜罷
黜等事伏讀再三不勝驚異大槩排擊李春開
正　國體明　國是一疏謂臣指使因捃摭臣
罪夫給事中疏豈由都給事中指使哉如以同
科謂春開之疏臣指使之則史孟麟之疏亦臣

指使之乎就令明告臣知非臣敢止近日都御
史堂官不能爭御史揭帖況都給事能指使同
寮春開也今春開哳跠是非上不能逆皇上
厝察下不能逆滿朝士大夫公評臣止愧一科
二三臣春開如此孟麟如彼此既一是非彼又
一是非以方候　旨候部看詳未敢遽跠別白
乃反跠猜臣擊臣欲預箝臣之口何耶部屬得
論人科道及不得論人況部屬又欲禁科道之
論人至疑及於不論人而黨於論者設使臣身
論之遂將鉗臣於市乎言路如斯六科十三道
可罷不設矣臣於萬曆十年蒙　皇上擢用臣
子耶若篆未敗之前則臣為順德府推官邢侗
懼不測談者如梟博馬臣何敢反客其門課其
為吏科給事中是月居正已故王篆已閉門憂
走趙西走晉求閣也坊間舉業剽虛名者往往
為河東鹽法御史去京一二千里豈有持卷南
稱其元魁選某元魁批豈真某元魁乎此謗臣
久聞之咲其鬼語不足以辯至於沈鯉張佐謂

臣排擠則沈鯉之去趙南星以之坐黃洪憲矣
張位之去姜士昌以之坐徐顯卿矣復借坐臣
而疏中何事及二臣名姓其詆誣自顯況臣官
非翰苑於一臣何逼何嫌而欲排之惟自辛自
脩與尚書何起鳴挾怨憤爭臣曾并論今日論
都御史者皆為鳳鳴昔日論都御史者獨為鷹
鸇耶謫戍編氓之都御史又不若輿金輦玉之
都御史耶正志亦自難解也正志上本次日孟
麟適出正志原草示臣臣曰正志與麟少同窓今
居同巷有此舉動即爾能諒麟不與聞在廷當
不諒臣矣臣因哭問臣前事有無麟一一為臣
訟王篆沈鯉張位之誣甚明豈正志未嘗一叩
之輒猜逆誣臣耶臣今日即被傾義終不忍為
正志蠢然之人提之地寔重所謂諫長在
念臣之望雖輕臣之地寔重所謂諫長在 皇
上所使糾察官邪者反猜之謗之欲箝結自臣
始則臺省輕臺省輕則 朝廷輕而天下國家
不可為矣伏乞 陛下即日罷臣別選賢能有

望代臣庶不致辱官辱
人有身殞且以尸諫者
不辨是非凡出臺省一
郎署一縣為塞言路為受人指使縱百口罵臣萬刃
刑臣臣死決不敢以其說為不悞 國也惟願
聖明察此牢不可破之說撲滅此猛不可犯之
氣焰臣歸雖為農畢世有餘榮矣奉 聖旨已
有旨了陳與郊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本月二十一日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愚戇
直臣致遺詆辱乞 賜罷黜以重言路事本月
初九日接得本科給事中史孟麟一本十一日
又接得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二臣交章刺臣
詆臣名節及回話本中又遮餙詆臣安得不披
瀝一寘辯乎正志詆臣岐官守言責為二途則
臣等給事中亦可與刑部聽斷乎亦可與户部
具本回話奉 旨處分臣亦何敢具辯但原本
除史孟麟本聽候部覆不敢具辯外吳正志已

出納乎亦可與吏部陞遷乎且萬曆十三年該科臣條奏奉有　綸音朝廷設科道官專司言責各衙門自有官守若人人得逞胸臆　國是紛紛豈成政體正志此言蓋未見　明旨耳此臣不得不辯者一也正志詆臣上言大臣德政不知臣所白者吳時来詹仰庇大鄧被廷杖被謫戍為民者政耶德耶又皆彼為給事御史時事果大臣耶此臣不得不辯者二也正志詆臣受人指使臣言官也以言為責誰能禁臣不言亦誰能使臣言豈正志亦有人使之乎此臣不得不辯者三也正志不諒臣心而重誣至此是臣本率直陳言而反以言被指　皇上責臣以言而臣反以言起釁則臣何顏自立而　陛下亦安用臣伏乞　陛下將臣亟賜罷斥以謝言責庶言路益清而言官亦不至辱矣奉　聖旨已有旨了

本月二十七日吏科給事中史孟麟疏為夙疾驟發痊可難期懇乞　聖慈俯容致仕事臣偶

觸時事直言衷赤不謂同窓偶論同官則疑臣與聞其事同官歷辯同窓則借臣為重其誣夫人各有心臣豈能與聞同窓之事人各有隱臣又何能歷辯同官之誣反之人心固自無愧執之公論不復贅言但今新症方興夙疾仍作伏乞 敕下吏部照例推臣致仕奉 聖旨吏部知道

本月三十日光禄寺少卿王汝訓疏為貪險科臣大亂 朝政伏乞 聖明亟 賜罷斥以清言路以定人心事臣惟邪正不容並立崇正黜邪然後 國是定賢不肖不容並進進賢退不肖然後仕路清使鄭衛與簫韶同奏雖師曠不能審音使盜跖與夷齊同言雖禹湯不能治天下故舜殛驩奇仲尼誅少正卯二人者非有大惡極罪獨以其餘詐服讒足以亂政誤國故聖人亟發之不宥況夫挾詭辯之術恣饕餮之行有如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者尚可一日使居朝廷之上乎臣與與郊無二面之交以能文章

數聞其為人萬曆六年為順德府推官因顧爾行繕納王篆為其子改課羞雁同聲錄博笑海內然此猶少年故態也萬曆十四年為給事中濫收朝覲官員鍰送已畢事入會試場請嚴禁書帕人皆笑之陰受利而陽收名以欺天下耳目此猶仕宦故習也工部尚書何起鳴與都御史辛自脩訐奏滿朝甚不直起鳴與郊從傍使之力詆自修以致去任吏部員外顧憲成執童申辯亦去而與郊之罪遂大不容於公論然此猶揣摩希合未至專壞也及為吏科都給事中勢焰益張貪縱傾險益著臣不敢枚舉姑舉其明悉顯罪為天下所共知者請熟數之於　陛下之前焉曰者奉　旨非會薦不得私舉市恩與郊故違旨薦原任都御史張九一趣吏部推用巡撫貴州不幾日而論罷是與郊明知其不可用謬相推援以欺　陛下徒以速濟已私使　皇上負不察之名則與郊之罪也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侃侃有古大臣之風與郊為所厚求考

官不得無之陰嗾給事中陳萬象擡語裝誣以
致不安其位鯉去之日萬象痛自悔恨嘗語人
曰吾從此得罪名教是修睚眦以傾善類使
朝廷不得賴正人君子之用則與郊之罪也趙
南星王繼光萬自約論都御史吳時来等中外
稱快與郊不勝私忿迫合給事中李春開昨口
引罪痛自切責史孟麟吳正志交章論列則毀
孟麟以責郊誣正志為受指憑藉口舌簧鼓衆
聽使 朝廷不得申舉措之公而人情亂於是
非之辯則與郊之罪也尚書楊巍嘗與侍郎趙
煥曰陳與郊真小人不知何故寅緣陞轉吏科
今日薦巡撫明日薦有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
為謝重賄而酬私交新進諸臣投欵借交不愛
金幣珍寶結其歡心是舉刺大典而假之以盈
谿壑諫垣重地而據之以為壟斷則與郊之罪
也蓋與郊之勤敏足以鳩徒聚衆與郊之機械
足以設詐濟貪與郊之辯博足以變亂黑白與
郊之氣力足以呼吸風雨與郊之險側足以巧

伺深結以故輔臣信之為所誤九卿大臣惟其所恫疑虛愒臺省二三無恥者惟其所願指氣使諸所善則倡之保留諸所不快則佐之攻擊勢焰熏灼傾動中外使天下不知有　朝廷人心不知有是非臣嘗過其門則見冠蓋填溢筐篚盈途彼自以為得操長短之柄環視中外莫敢誰何大臣脩長厚之名不言臺省惡傷其類不言部臣吳正志纔發其奸言方脫口而身投荒徼之外矣頃讀　聖諭各衙門官私心乖氣戾之和氣者也臣不勝憤嫉誓為　國家除邪伐奸敬疏罪狀冒昧上聞並不敢一字欺罔伏乞　皇上亟將與郊罷斥以快公論以快天下人心并罷臣以正出位之罪臣寧竄跡歸畊不願與諸臣近年選授往往得人然而　國家終不得收諫行言聽之效何故夫言官以言為職者也今默默者顯榮諤諤者外補是明誘之不言而

禁之言也大言官無所不言者也直犯　乘輿
累荷　明主寬容稍涉當事旋被黜逐是言官
不難於批麟逆　明主之怒而難於請劍斬佞
臣之頭夫惟公足以服天下之心今者不論是
非不論邪正模稜兩可委曲調停而曰務存大
體是將懲夫議論之硜硜而公是之不明政體
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伏乞　聖上敕下吏
部以後題覆童奏及推陞科道諸臣從公甄別
上請毋惡異喜同毋抑直獎奸如與郊者使不
得挾私睚眦濁亂　聖朝又乞　特諭六科十
三道諸臣以後建白各據蓋効忠毋植黨營權
毋背公行私亦不得如與郊者自墮令名而貽
天下後世之誚則衆正進而朝政清明　國是
定而海內人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奉　聖
旨吏部知道

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疏
為寺臣險護妄詆　朝綱國是大為可憂乞先
罷臣幷乞從公薄別以息橫議事本月二十七

日接得光祿寺少卿王汝訓一本奉 聖旨吏部知道臣一讀其章不勝驚駭汝訓小有虛譽臣頗敬之稱之豈一旦亦惑人言而詆臣至是耶及覆讀之乃知總爲吳時來等一事而以他事裝頭爲史孟麟等一言而以大言欺世臣言不當僭擬大臣引咎請直官也分當明白陳言不當僭擬大臣引咎請直披肝瀝於 冊陛之前惟 皇上裁察焉竊惟祖宗歷朝以來並無京堂官參劾科道官之例蓋科道 朝廷耳目所使糾察京堂者反許參劾是得箝制科道將來有大奸大惡欲先發制人者不出其計此壞亂 朝政之大者科道爲 朝廷排奸屏惡其結怨者若干人怨家親故又若干人怨者皆得陰執陽報則科道一身不勝攢射是禁之吞舌不取譏彈此把持言路之大者乃反汚人曰亂 朝政其欺罔之罪何逃哉若定人心一言臣見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明旨抗必欲非言官者勝凡非言官與 明旨抗必欲持橫議者勝凡非言官與 明旨且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

之至不許人曰非一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並不許人曰是稱說道路信口雌黃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大臣不分賢不肖橫擊者即號風裁小臣亦不分賢不肖一二疏者即名慷慨更無論其所擊平所疏之謂何此倡彼隨甚至負慝者亦借之以逃名希聲者亦挾之以博佔其禍不至於亂國是空國家老成盡壞國家士習不止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其尤可恨者小人包藏媚嫉之心簸弄狙獪之術即名君子亦不覺墮其雲霧中鸑鳳互鳴薰蕕同器相與逐一人馬不退不相與引一人馬不進不已進退予奪之柄盡不容　朝廷主張天下有此紀綱有此國體　皇上試覽累朝寔錄有此縱橫世乎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觀此風波險惡下流之士及脫衆汚高明之家偏多鬼瞰則欲免於今之世者非鄉愿不可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臣嘗謂心無所為不論平恕之與刻

深皆為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撫拾皆
屬私心臣事　陛下獨有此心可以自効於
陛下者獨有此舌不知何故欲結臣之舌欲
顛倒昧臣之心無欲昧一朝卿大夫之心公耶
私耶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臣區
區狗馬之心不勝憂人心世道不勝憂國誠有
之何可曰不勝私憤耶獨恨臣於史孟麟李春
開相左之際候　旨逡巡未曾明目張膽一分
別二臣黑白則臣濡緩之過耳反詆臣為迫春
開毀孟麟誣正志則汝訓豈無耳目乎方春開
上疏時臣陪　祀南郊春開不一面臣亦不示
臣一字魯否相迫在春開決不能自欺孟麟親
袖正志原草過臣私寓時謂從正志家僮手嘿
得之此語不獨告臣且告同科諸臣是否責交
在孟麟決不能隱匿正志奉　旨回籍時怨毒
孟麟至奮臂而起其間情態同郡盡聞而咲之
是否指受在正志決不能瞞昧乃汝訓通舉以
誣臣何不察之甚也今汝訓雖有百端毀臣臣

終不忍毀汝訓之名獨惜其原以迂愚易於煢
惑不自知其輕信而輕詆耳若謂諸人為氣節
為君子則如孟麟者既詈春開為小人矣復於
奉　旨本內刮改小人字樣夫既欺　朝廷又
將欺天下後世此氣節耶君子耶又如薛敷教
營求庶吉士不得借題鈞譽臣記得廷試執事
時敷教交卷獨遲臣因得觀其論紀綱一節止
借問目並無異議一旦發憤遂駁紀綱前後對
君話言轉換且揚揚馬弟子而詬其師此氣節
耳君子耶又如吳正志等四五人或謀或議偏
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機關未歷
朝士共知其欲變亂謀危者不小此亦氣節耶
君子耶臣秉質柔懦愧不能氣節而如此橫行
氣燄寧死不願為自慙菲劣不敢言君子而如
此盜名君子寧死不願附至於張九一實有塞
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間者臣舉之曰
撫按已先舉之曰趣吏部推用臣趣尚書乎臣
趣文選乎此不待辯者一辛自修無論結納嚴

世蕃諂媚高拱鑽刺張居正即在都察院考察
以私憾而枉陷甘兩以私賂而曲庇向日紅臣
實鄙之同事大臣皆鄙之惜其時正與何起鳴
以相訐並忝末皇悉數臣誰譽誰詆乎此其不
待辯者二若沈鯉廉謹臣初甚敬重乃於　封
建大典觀望變遷言語添傳　皇上亦知其舉
動後給事中御史刺者非一人今以陳尚象之
疏誣臣啖之則諸御史誰啖之乎且謂臣為所
厚有求考官為誰求之耶此不待辯者三初在
吏科嘗朝覲時見大班糾劾畢內外始相接見
故請禁餽遺於糾劾之後比掌吏科又當朝覲
時預待申飭故請禁餽遺於考官之前反指禁
餽為受餽則不禁者若何此不待辯者四謂過
臣門見臣筐篚盈溢不知見何人一筐一篚何
不直指一姓名而妄駕虛詞此不待辯者五若
王篆之未敗入京時勢分明已具列前疏此不
待辯者六惟謂吏部尚書楊巍曾目臣為小人
則巍一言寔臣一生人品攸係年來巍見臣即

極口獎臣且許臣為同心臣每謙謝不敢寧有後言也　皇上幸即召巍立問巍則一言而小人非小人尤不待辯矣故臣之人品屏息以聽惕巍之公議臣之心迹拱手以待王汝訓之自明臣之血誠則痛心切齒不忍見世風朝紀之遂決裂如是時來等臺臣之長臣科臣之長吳時來等不能爭一覆試之公卷遂揭臺規臣不能薦一御批聽用之張九一劾一京考壞法之辛自脩與禁一朝覲餽遺之計吏而諸司顧反得人人攘臂曰某人當公卿曰某人當臺諫曰某人年老可侮某人勢衰可棄此等景象與前軍中置帥游士連衡者何異不知　祖宗法制可容二三人把持二三人壞亂一至此耶臣之當此地當此時早賜罷臣是脫之風波震蕩之中而　賜之寬閒之外臣甘之若薺矣獨念臣官可罷舌可拔身首可異分而　朝政斷不可不肅言路斷不可不重人心斷不可不挽回變易且久古事徵之有倚恃外戚盜權移祚之王

氏然後有杜欽谷以今事証之有結連内黨納賄招議之張居正然後有陳三謨魯士楚諸人　皇上試察在廷誰為杜欽谷永等輩哉即汝訓亦不能自昧本心乃無故而借權柄下專之蠹習敢誣威福獨斷之　清明直欲明箝科道暗罷宰執　朝堂之上惟其所欲為焉不能欺　聖明耶伏乞悖戾能欺　聖明耶伏乞救下吏部一面罷臣一面通合諸臣章疏從公根究分別要見其何黨護某何唆使某何窺探寅緣奏請處分庶幾世道人心亦挽回一二矣臣無任戰慄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知道

匿名私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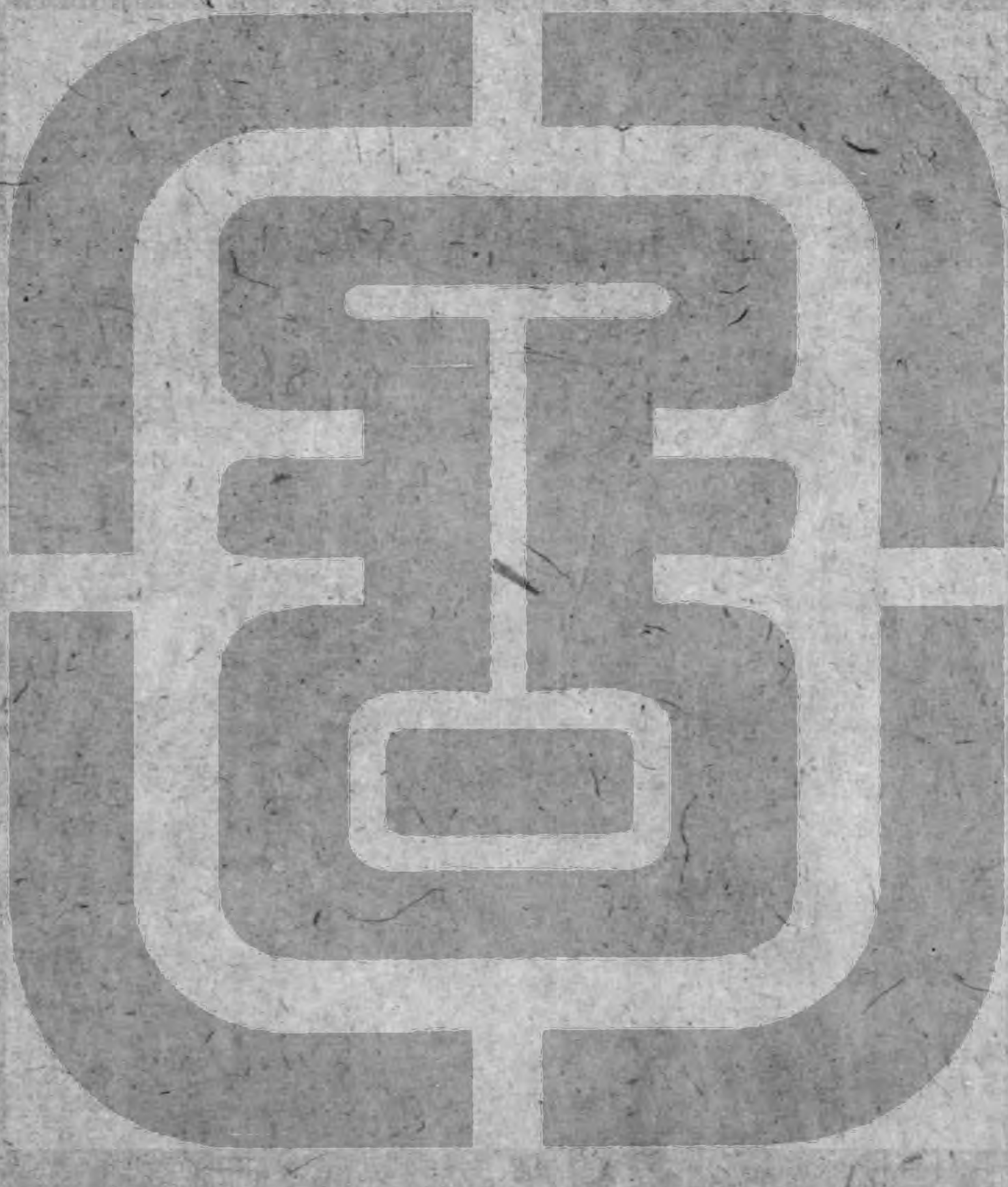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糜一本為邪人傾險暗陷朝紳伏乞　嚴賜緝禁以杜奸惡事臣待罪南都近見傳派匿名一揭題曰逐客鳴冤大抵首尾訐指侍讀黃洪憲科塲之私而微辯吏部侍

即徐顯卿被論之故外則謂閣臣王錫爵構怨同官內則謂侍從張誠陰防奪寵其於臺省言諫皆謂有所召約而後動蔓延簧巧曲盡傾危味其語意蓋假山人被逐之名而實出於不得志朝臣之手者也及覆千餘言指青為白以紫奪朱借一人以傾衆臣弄刀筆以運鬼術巧張一網打盡朝紳使大臣陰避嫌而不可鳴言官畏誣而不敢奏奸邪傾險之計亦曰殆哉彼所稱黃洪憲之私與徐顯卿之枉臣姑弗論獨就其牽害之大者言之大學士者　朝廷心膂之官也申時行王錫爵皆　帝心所簡任者輔政以來頗稱同心何所憎嫌而謂其交搆若此乎蓋不以搆陷為名則不至兩傷是欲舉　陛下之心膂一言而并驅之矣科道者　朝廷耳目之官也見賢才則舉知奸惡則糾是其本職顧謂攻武弁為受約不知所受者何約也攻巨璫為失體不知所失者何體也至南臺童奏亦謂以書召之豈南北兩衙門無一自立之臣一自發

之言耶蓋不以召約誣言官則不見可棄是欲舉 陛下之耳目一言而盡塞之矣至如張誠日侍 宮闈其實心與否臣不能知然見其屢言求退未聞顯惡彼何憾於山人而亦以言波及之耶蓋主使者欲推引退閒之大奸以行已意故先開此一路再據其詞說轉換萬端察其心機深術莫測臣固知其必出於怨臣之手而特借山人以暗傳者也夫是非善惡公論在天下 黜陟予奪大權在 朝廷即使諸臣果盡不肖 陛下自能察而去之若以私怨及天下公論以至賤奪 人主之大權豈惟汚衊臣工且將動搖 社稷上翻天下覆地人人自危何以立國世道人心狡險至此 帝不大可畏懼大可憤恨哉臣恨不見造揭之人嚴究下落然不敢不一陳之 陛下以杜禍機伏乞 敕下都察院通行兩京一應山人術士嚴行逐逐其有朝臣仍與此輩往來者指名參奏重加責黜或有能提拏見持此揭送人者厚賞酌之庶見在之

揭既知其誣而不得行後来之揭且有所憚而
不敢傳矣奉　聖旨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一本為流言廣布邪正
混淆懇乞　聖明鑒別以定　國是以戢奸黨
以安輔臣事自古君子指小人為奸小人亦指
君子為邪不察其勢必進小人逐君子蓋君子
本難進而易退者而小人且自傾之其黨與又
從而和之君子必盡被逐而後已此邪正消長
之機乃　國家治亂安危所係不可不謹其微
也臣待罪南垣屢接邸報見輔臣王錫爵屢疏
乞休臣竊疑之方今　聖躬未安　儲貳未定
朝講稀濶災異頻仍此中外危疑之日錫爵為
陛下心膂非有不可藥之疾又非有甚不得已
之情正宜安心輔理思所以保　聖躬而調鼎
鬻乃急於求去屢塵　溫旨慰留猶未即出其
何堅退若此哉臣意錫爵忠貞直諒非恝然忘
君者乃見南都傳匿名一揭題曰逐客鳴冤而
其大指在許詞臣黃洪憲以首傾錫爵臣始悟

錫爵之所以去得非畏讒謗而早見機乎夫錫
爵夙負天下重望　陛下起之草莽屢進讜言
特　賜嘉納其為邪為正　聖明鑒知必真直
切而造謗者故巧為中傷大肆汚衊且汚及侍
從箝束臺省及覆千言變亂黑白其言詞之烱
爍機械之變幻直欲搖動　國是盡逐朝紳從
来私揭未有傾陷至此極也近奉　明旨特嚴
揭帖之禁而奸黨故智周達至相傳遞流言廣布倘
又　御前不少加察寧不大可惑乎曾參大賢
慈母不免投杼之疑周公元聖成王誤聽管蔡
之謗流言易以惑人如此錫爵直言抗論排斥
奸邪此輩計所以傾去之久矣匿名一揭雖假
方士之名寔出奸邪之手以潔身立風波嫉妬
之場焉得不見機而早去也臣恐錫爵一去則
凡直亮老成者舉不能以自安而正人為之一
空　陛下將誰與共理乎彼小人將乘機搆會
布列　朝端而退閑臣奸如張鯨者亦將復侍
帷幄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國家理亂安危之

機是可忽為細故我伏乞　皇上以大義勉留
錫爵勿以流言介意即出輔理　特勅都察院
通行兩京巡城御史嚴加緝訪但見執揭傳送
者即擒拏追究重處庶奸黨知所斂戢而不扇
惑人心搖動　國是而輔理自安然欲安輔理
之心以杜讒邪之口其道在　皇上信任之何
如耳前見錫爵以勤　朝講速童奏建　儲貳
之事請　皇上從納其言而未實見之行彼小
人固以窺淺深矣惟望　陛下亟取

錫爵所奏一一奉而行之如　朝講則勤童奏
則速　儲貳則蚤建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信
大臣而勿疑使錫爵亦曉然知為　陛下所信
而勿貳古所稱一德之交地天之泰將復見於
今矣惟　聖明採擇焉奉　聖旨輔臣錫爵屢
旨慰留已出任事了近来每以匿名私揭造謗
害人險詐可忘着嚴
嚴行緝拿如無得獲人犯即將私揭燒燬以杜
刁風都察院知道